

新唐書

冊六

唐書卷八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一

薛李二劉高徐

薛舉蘭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產鉅萬好結納邊豪爲長雄隋大業末任金城府校尉會歲凶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募兵數千檄舉將始授甲大會置酒舉與子仁果及其黨劫瑗于坐矯稱捕反者卽起兵囚郡縣官發粟以賑貧乏自號西秦霸王建元秦興以仁果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它賊宗羅睺帥衆下之以爲義興公更招附餘盜剽馬牧兵鋒銳甚所徇皆下隋將皇甫綰兵萬人屯枹罕舉以精卒二千襲之遇於赤岸大風且澍逆舉陣綰不擊俄反風綰屯氣色曠冥部伍錯亂舉介騎先衆乘之綰陣大潰進陷枹罕岷山羌鍾利俗以衆二萬降舉大振進仁果爲齊王東道行軍元帥羅睺爲義興王副之仁越晉王河州刺史因徇下鄯廓二州不闕旬盡有隴西地衆十三

萬十三年僭帝號于蘭州以妻鞠爲后仁果爲太子卽其先墓置陵邑立廟城南陳兵數萬展墓訖大饗使仁果圍秦州仁越趨劍口掠河池太守蕭瑀拒卻之遣將常仲興度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贊戰昌松仲興敗軍沒於軌仁果克秦州舉往都之仁果寇扶風汧源賊唐弼拒不得進初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從舉仁果聞弼無備襲之盡奪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軍益張號二十萬將窺京師會高祖入關遂留攻扶風秦王擊破之斬首數千級逐北至郿還舉畏王遂踰郿走問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爲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趙佗以南粵歸漢蜀劉禪亦仕晉近世蕭琮其家今存轉禍爲福嘗有之衛尉卿郝瑗曰亮之言非也昔漢祖兵屢敗蜀先主嘗亡其妻子夫戰固有勝負豈可一不勝便爲亡國計乎舉亦悔其言乃曰聊試公等卽厚賜瑗以爲謀主瑗請連梁師都厚賂突厥合從東向舉從之約突厥莫賀咄設犯京師會都水監宇文歆使突厥歆說止其兵故舉謀塞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慈擊羅睺舉悉兵援之屯忻撫以游軍掠岐豳秦王禦之次高墮度舉糧少利速鬪

堅壁老其兵會王疾臥屯不出而舉數挑戰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觀兵於高墮恃衆不設備舉兵掩其後遂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京師舉拔高墮仁果進逼寧州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俘人心搖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然之方行而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死仁果代立僞謚舉武皇帝未葬而仁果滅

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性賊悍初舉每破陣軍獲俘仁果必斷舌刈鼻或脊斬之其妻亦凶暴喜鞭楚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人畏而不親仁果多殺人淫略民人妻妾嘗得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之火漸割以啖士拔秦州取富人倒縣以酢注鼻或杙其隱以求財雖舉殘猛亦惡之每戒曰汝材略足辦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及繼立與諸將素有隙者咸猜懼郝瑗哭舉病不起繇是兵稍衰秦王率諸將復壁高墮諸將請戰王曰我軍新衄銳氣少賊驟勝而驕有輕我心我閉壁以折之伺衰而擊可一戰禽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久之仁果糧乏挑戰不許其將牟君才內史令翟長

懸以衆降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降王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於淺
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羅睺敗王率騎追奔於是悉軍馳之曰勢破竹不
可失也夜半至析塢遲明圍合仁果率僞官屬降王受之以仁果歸京師及酋
黨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初仁果降諸將賀且問曰羅睺雖破
而賊城尚堅王能下之何也王曰羅睺健將非急追之使得還城未可取也故
吾使賊不及計是以克之諸將咨服仁果已敗其將旁企地降詔卽統其兵未
幾復叛企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繇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
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企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
州詔封女爲崇義夫人

李軌字處則涼州姑臧人略知書有智辯家以財雄邊好賙人急鄉黨稱之隋
大業中補鷹揚府司兵薛舉亂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贊安修仁等
計曰舉暴悍今其兵必來吏孱怯無足與計者欲相戮力據河右以觀天下變
庸能束手以妻子餉人哉衆允其謀共舉兵然莫適敢主曹珍曰我聞識書李

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啓乎遂共降拜以聽命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集衆應之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遂自稱河西大涼王署官屬準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弟達度闢設內屬保會寧川至是稱可汗降於軌謹等議盡殺隋官分其產軌曰諸公既見推當稟吾約今軍以義興意在救亂殺人取財是爲賊何以求濟乎迺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太府卿會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昌松斬首二千級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贊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阬之軌曰不然若天命歸我當禽其主此皆我有也不者徒留何益遂遣之未幾拔張掖燉煌西平枹罕悉有河西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薛舉遣使涼州璽書慰結謂軌爲從弟軌喜乃遣弟懋入朝帝拜懋大將軍還之詔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節冊拜軌涼王涼州總管給羽葆鼓吹一部會軌僭帝號建元安樂以其子伯玉爲太子長史曹珍爲尚書左僕射攻陷河州俟德至軌召其下議曰李氏有天下曆運所屬已宅京邑一姓不可競王今欲去帝號東向受冊可乎曹珍曰隋亡英雄焱起號帝王者瓜分鼎峙唐自保關

雍大涼奄河右業已爲天子奈何受人官必欲以小事大請行蕭晉故事稱梁
帝而臣於周軌從之乃遣僞尚書左丞鄧曉來朝奉書稱從弟大涼皇帝帝怒
曰軌謂朕爲兄此不臣也囚曉不遣初軌以梁碩爲謀主授吏部尚書碩有算
略衆憚之嘗見故西域胡種族感勸軌備之因與戶部尚書安修仁交怨又軌
子仲琰嘗候碩碩不爲起仲琰憾之乃相與譖碩軌不察齎鳩其家殺之繇是
故人稍疑懼不爲用有胡巫妾曰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
多所糜損屬薦饑人相食軌毀家貲賑之不能給議發倉粟曹珍亦勸之謝統
師等故隋官心內不附每引結羣胡排其用事臣因是欲離沮其衆乃廷詰珍
曰百姓餓死皆弱不足事者壯勇士終不肯困且儲廩以備不虞豈宜妄散惠
辱小乎僕射苟附下非國計軌曰善乃閉粟下益怨多欲叛去會修仁兄興貴
本在長安自表詣涼州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今興兵討擊尚爲
難單使弄頰可下邪興貴曰軌盛彊誠然若曉以逆順禍福宜聽如憑固不受
臣世涼州豪望多識其士民而修仁爲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若候隙圖之

無不濟帝許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因間訪興貴以自安策興
貴對曰涼州僻遠財力凋耗雖勝兵十萬而地不過千里無險固自守又濱接
戎狄戎狄豺狼也非我族類今唐家據京師略定中原攻必下戰必勝蓋天啓
也若舉河西地奉圖東歸雖漢竇融未足吾比軌默不答久之曰昔吳王濞以
江左兵猶稱己爲東帝我今舉河右不得爲西帝乎雖唐彊大如我何君無爲
唐誘致我興貴懼謝曰竊聞富貴不居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合宗蒙任敢有它
志興貴知軌不可以說乃與修仁等潛引諸胡兵圍其城軌以步騎千餘出戰
先是薛舉柱國奚道宣率羌兵奔軌許以刺史而不與道宣怨故共擊軌軌
敗入城引兵登陴須外援興貴傳言曰唐使我來取軌不從者罪三族於是諸
城不敢動軌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屬酒爲別修仁執送
之斬於長安自起至亡凡三年詔興貴爲右武候大將軍封涼國公賜帛萬段
修仁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並給田宅封六百戶時鄧曉聞軌敗入賀帝帝曰
而委質李軌以使來聞其亡不少感乃蹈抃以悅我不盡心於軌能竭節於我

乎遂廢不齒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母趙嘗夜坐廷中見若雄雞光燭地飛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武周爲人驍悍善騎射喜交豪傑兄山伯嘗詈辱之曰汝不擇所與必滅吾宗武周因去至洛爲太僕楊義臣帳下募征遼有功補建節校尉還馬邑爲鶻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雄頗愛遇之令總虞候直閣下久之盜仁恭侍兒懼覺誅又見天下已亂陰有異計因宣言于衆曰今歲饑死者骨相枕於野府君閉倉不恤豈憂百姓意乎以市怒其軍皆憤怨武周知人已搖因稱疾臥家豪傑往候謁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方起衆又饑壯士守分死溝壑今官粟紅腐于倉誰能與我共取之諸惡少年皆願從隋大業十三年與其徒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入斬仁恭持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遂開倉賑窮絕馳檄屬城皆下得兵萬餘自稱太守遣使附突厥鴈門丞陳孝意虎賁郎將王智辯合兵圍其桑乾鎮會突厥至武周與共擊智辯破之孝意奔還鴈門鴈門人殺之以城歸武周武周

因襲破樓煩進據汾陽宮取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報以馬其衆遂大攻得定
襄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爲定楊可汗僭稱皇帝以妻沮爲后建元天興衛士
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婿苑君璋爲內史令初上谷賊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
兒連和刀兒爲竇建德所攻金剛救之大敗率餘衆四千保西山建德招之金
剛恚曰建德殺魏王吾義不往諸君可以吾首取富貴乃拔刀將自刎衆抱之
泣遂與皆歸武周武周素聞金剛善兵得之喜封爲宋王屬以軍分家貲半遺
之金剛亦自結出其妻而聘武周妹說武周取晉陽南向平天下武周授金剛
西南道大行臺武德二年總兵二萬入寇次黃蛇鎮又連突厥鋒無前遂破榆
次拔介州進圍太原詔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禦之爲賊所執舉軍沒仲文逃還
賊因破平遙取石州殺刺史王儉略浩州詔右僕射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
拒之寂戰敗績齊王元吉委并州遁武周入據之遣金剛攻陷晉州執右驍衛
將軍劉弘基進破滄州夏縣人呂崇茂殺其令自號魏王以應賊隋河東守將
王行本與武周合關中震動高祖詔秦王督兵進討屯柏壁又詔永安王孝基

與于筠獨孤懷恩唐儉等攻夏縣不克軍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
基軍四將被執敬德還滄州王邀戰破之於美良川敬德復與別帥尋相援王
行本於蒲王又破郤其軍蒲州降帝幸蒲津關王自柏壁輕騎謁行在金剛遂
圍絳州王還屯金剛引退武周攻李仲文於浩州不勝遣將黃子英護饟道驃
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衆武周部將稍離金剛以糧道乏卒饑引去王
追至雀鼠谷日中八戰賊皆敗斬級數萬獲輜重千乘金剛走介州官軍迫之
以餘衆二萬出西門背城陣亘七里王令李世勣程麤金秦叔寶爲北軍翟長
遜秦武通爲南軍旣戰小郤王以精騎突擊破之金剛將輕騎去賊將尉遲敬
德尋相張萬歲降收其精兵遂復介州武周引騎五百棄并州北走突厥金剛
收散卒將還拒衆不爲用亦以百騎奔突厥并州平河東地盡復未幾金剛背
突厥欲還上谷爲其追騎斬之武周亦謀歸馬邑計露突厥殺之起兵六年而
滅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世煎鹽爲生少趨勇走及奔馬隋大業末依河間賊格謙

未甚奇之會謙爲隋兵圍捕左右奔散無救者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捕兵
解謙得免遂引爲將軍謙滅與其黨百餘人亡海曲後出剽滄州衆稍附因北
掠戍保自臨渝至懷遠皆破有之復引兵圍北平未下隋守將李景自度不能
支拔城去開道據其地武德元年陷漁陽郡有之有鎧馬數千衆萬人自號燕
王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襲殺令僞號大乘皇帝以尼靜
宣爲耶輸皇后建元法輪遣使約開道爲兄弟封齊王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
殺曇晟并其衆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竇建德圍羅藝於幽州藝請救開道
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藝使請降詔以爲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
賜姓李開道以輕騎五百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且觀藝藝與張
飲盡歡知不可圖遂去五年幽州饑開道許輸以粟藝遣老弱湊食皆厚遇之
告絕於藝復稱燕與劉黑闥聯兵入寇開道攻易州不克遣將謝棱詭降於藝
請兵應接藝衆至稜縱擊破之因導突厥俱南恆定幽易等騷然懼患頡利以

開道善攻具與俱攻馬邑拔之時羣盜相繼平開道欲降自疑反覆得罪猶恃突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衆益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爲養子衛閣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令左右數人僞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閣絕其弓弦又取刀稍聚牀下旣暝金樹以其徒譟攻之數人者抱刀稍出閣諸義子將搏戰亡弓稍君立舉火外城應之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顧不免擐甲挺刃據堂坐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畏不敢前天且明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羅兵取養子皆斬之亦殺君立而歸開道起兵凡八年滅以其地爲媯州詔以金樹爲北燕州都督劉黑闥貝州漳南人嗜酒喜蒱博不治產亡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資其費黑闥所得輒盡建德亦弗之計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爲盜後事李密爲裨將密敗王世充虜之以其武健補馬軍總管鎮新鄉時李世勣陷於竇建德建德使攻新鄉虜黑闥獻之建德用爲將封漢東郡公黑闥與諸盜游素彊武多狙詐建德有所經略常委以斥候陰入敵中覘虛實每乘隙奮奇兵

出不意多所摧克軍中號爲神勇武德四年建德敗還匿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召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將用之願等疑畏謀曰王世充舉洛陽降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夷滅今召吾等若西入關必無全且夏王於唐固有德往禽淮安王同安公主皆厚遺還之今唐得夏王卽加害我不以餘生爲王復讎無以見天下義士於是謀反卜所主劉氏吉共往見故將劉雅告之雅不從衆怒殺雅去范願曰漢東公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恩結士卒吾嘗聞劉氏當王今欲收夏王亡衆集大事非其人莫可乃之漳南謁黑闥以告黑闥喜椎牛饗士得兵百餘人襲漳南縣破之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權威合勢討擊元祥等皆敗死收其器械有衆千人建德故時左右稍歸之兵寢盛乃設壇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意自稱大將攻陷歷亭殺守將王行敏饒陽賊崔元遜攻陷深州殺刺史裴晞應之兗州賊徐圓朗亦相連和遂取瀛州攻定州殘之乃移檄趙魏建德將吏往往殺令尉附賊北連高開道勢雄張進至宗城衆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戰敗走洺州黑闥追之步卒五千皆覆世勣

挺身免乃以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遣使北結突厥頡利頡利遣俟
斤宋邪那率騎從之軍大振不半年盡有建德故地高祖詔秦王及齊王元吉
討之五年黑闥陷相州號漢東王建元天造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兵部尚
書高雅賢爲左領軍王小胡爲右領軍召建德僚屬悉復用之都洛州秦王率
兵次汲數困賊進下相州棣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二月秦王破之于列人
取洛水使總管羅士信守之黑闥攻陷洛水士信死王阻水爲連營分奇兵絕
其餽路黑闥數挑戰堅壁不爲動三月賊糧盡王度必決戰豫壅洛水上流勅
吏曰須賊度亟決之黑闥果率騎二萬絕水陣與王師大戰衆潰水暴至賊衆
不得還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黑闥與范願等以殘騎奔突厥山東平秦王還
黑闥藉突厥兵復入寇攻定州舊將曹該董康買先逃鮮虞聚兵應之帝以淮
陽王道玄爲河北總管與原國公史萬寶討賊戰下博敗績道玄死于陣萬寶
輕騎逸繇是河北復叛歸賊黑闥仍都洛州九月略瀛州殺刺史詔齊王元吉
擊之不進又詔皇太子督兵并力頻戰皆捷十二月皇太子齊王悉兵戰館陶

黑闥大敗引軍走躡北至毛州黑闥整衆背永濟渠陣縱騎搏之賊赴水死者數千黑闥遁去騎將劉弘基追蹙賊不得休明年正月馳至饒陽騎能屬者纔百餘困且餒黑闥所署總管崔元遜迎拜延之入黑闥不許元遜固請且泣乃進城下元遜饋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黑闥罵曰狗輩負我遂執詣皇太子所斬之德威舉郡降山東遂定餘黨及突厥兵間道亡定州總管雙士洛邀戰破平之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逐黑闥也爲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郤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世寶之每郊丘重禮必陳于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徐圓朗者兗州人隋末爲盜據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山東平授兗州總管魯郡公高祖遣葛國公盛彥師安輯河南抵任城會黑闥兵起圓朗執彥師應之自號魯王黑闥以爲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州豪傑皆殺吏應賊秦王已破黑闥遣兵屯濟陰經略之圓朗懼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彭城有劉世徹才略不常有異相

士大夫許其必王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徹立之功無不濟圓朗謂然乃
迎之盛彥師以世徹若聯叛禍且不解卽謬說曰聞公迎劉世徹信乎公士無
日矣獨不見翟讓用李密哉圓朗信之世徹至奪其兵以爲司馬遣徇地所至
皆下忌而殺之會淮安王神通李世勣合兵攻圓朗圓朗數敗總管任瓌遂圍
兗州降者爭踰城圓朗窮棄城與下數騎夜亡爲野人所殺

唐書卷八十六

唐書卷八十六考證

薛舉傳蘭州金城人○舊書作河東汾陰人

李軌傳詔鴻臚少卿張俟德○舊書作張俟德

劉黑闥傳貝州刺史戴元祥○舊書作戴元詳

九月略瀛州殺刺史詔齊王元吉擊之○沈炳震曰舊書在十一月高祖紀亦
在十一月當從舊書

黑闥所署總管崔元遜迎拜延之入○沈炳震曰舊書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出
門迎拜延之入進至城旁德威勒兵執之而斬書則延之入者崔光遜勒兵
前者諸葛威非一人事也

唐書卷八十六考證

卷之三

李魏王

唐書卷八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二

蕭輔沈李梁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開皇初叛隋降陳陳亡文帝誅之銑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爲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等謀反隋且推景珍爲王景珍曰吾素微雖假名號衆不厭羅川令故梁裔也寬仁大度有武皇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隋冠帶悉號起梁蕭氏中興象也今推之以應天順人不可乎乃遣人告銑銑卽報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于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哉卽募兵數千揚言跡盜將以應景珍會潁州賊沈柳生寇縣銑出戰不利謂其下曰岳陽豪傑將推我爲主今天下叛隋吾

能守節獨完哉且吾先人國于此若徇其請復梁祚因以半紙檄召羣盜誰敢不從衆悅乃以十月稱梁公旂幟服色悉用其舊柳生以衆歸銑用爲車騎大將軍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彊姓數百迎謁而先見柳生柳生與其下謀曰梁公起我最先附勳第一今岳陽兵衆而位多誰肯爲我下不如殺德基質其人獨挾梁王以進則吾誰先因殺德基詣中軍白銑銑驚曰今欲撥亂遽自相屠我不能爲若主矣步出軍門柳生懼伏地請罪銑責宥之陳兵而進景珍曰德基倡義竭誠柳生擅殺之不誅無以爲政且凶賊與共處必爲亂銑因斬柳生於是築壇城南柴上帝自稱梁王有異鳥至建元爲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百官一用梁故事追謚從父琮爲孝靖帝祖巖河間忠烈王父璿文憲王封景珍晉王雷世猛秦王鄭文秀楚王許玄徹燕王萬瓚魯王張繡齊王楊道生宋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擊銑不能克及隋亡乃與竇長真等率嶺南州縣降於銑時林士弘據江南銑遣將蘇胡兒拔豫章使楊道生取南郡張繡略定嶺表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勝

兵四十萬武德元年徙都江陵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掌機密遣道生
攻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士死過半三年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討之
拔通開二州斬僞東平王闔提諸將擅兵橫恣銑恐寢不制乃陽議休兵營農
以黜其權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爲將軍怨之謀作亂事泄被誅景珍方鎮長沙
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使詣孝恭舉地降銑遣張繡攻景珍景珍曰
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獨不見乎奈何相攻繡不答圍之景珍潰而走麾下
殺之銑進繡爲尚書令繡恃功亦驕蹇銑又誅之銑性外寬內忌疾勝己者於
是大臣舊將皆疑間多叛去銑不能禁由此愈弱四年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
兵順流下廬江王瑗繇襄陽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會兵圖銑僞將周
法明以四州降卽詔爲黃州總管趨夏口道攻安州克之僞將雷長頴以魯山
降銑乃遣將文士弘拒孝恭戰清江口孝恭大破之獲鬪艦千艘拔宜昌當陽
枝江松滋僞江州將蓋彥舉以城降孝恭靖直逼其都初銑放兵止留宿衛數
千人及倉卒追集江嶺回遠未及赴孝恭布長圍守之數日破其水城取樓船

數千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詣靖降銑度救不至謂其下曰天不祚梁乎待窮而下必害百姓今城未拔先出降可免亂諸人何患無君乃麾而令守陴者皆慟以太牢告于廟率官屬緼衰布幘詣軍門謝曰當死者銑爾百姓非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受之護送京師後數日救兵至且十餘萬知銑降乃送款銑至高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爲陛下禽猶田橫南面豈負漢哉帝怒其不屈詔斬都市年三十九自僭國至滅凡五年

贊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掩東南而有之荆楚好亂氣俗然也觀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義詭世亂俗者聖人所必誅若銑力困計殫以好言自釋於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僞辯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輔公祐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爲盜轉掠淮南伏威兵寢盛自號總管以公祐爲長史賊李子通據江都伏威使公祐以精卒數千度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銑甚公祐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郤者斬公祐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鬪公祐縱左右翼搏之子

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伏威旣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祐淮南道行臺尚書
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祐少相愛又兄事之故軍中呼輔伯尊禮略等
伏威稍忌之乃署養子闕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祐爲僕射陰解
其柄公祐內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游仙僞學辟穀以自晦六年伏威入朝留
公祐居守復令雄誕握兵副之陰誠曰吾至京不失職無容公祐爲變後左游
仙說公祐反會雄誕以疾臥家公祐奪其兵給言伏威移書令舉事八月遂僭
位國稱宋卽陳故宮都之殺王雄誕署百官以左游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
使越州總管增修器械轉廩食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趙郡王
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
繇淮泗討之孝恭取蕪湖下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降僞將
龍龜遂據揚州公祐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青州
山以拒戰孝恭率諸將破之惠亮正通走李靖躡追百餘里衆悉潰正通等以
五百騎奔丹陽公祐懼棄城奔左游仙於會稽兵尙數萬夜至毗陵能從者裁

五百僞將吳驥孫安謀執之公祐棄妻子斬關遁與腹心士數十抵武康野人執送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師始公祐佐伏威起據江東距公祐死凡十三年沈法興湖州武康人父恪陳廣州刺史法興隋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東陽賊樓世幹略其郡煬帝詔與太僕丞元祐討之義寧二年江都亂法興自以世南士屬姓數十家遠近嚮服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名誅宇文化及三月發東陽行收兵趨江都下餘杭比至烏程衆六萬毗陵通守路道德拒之法興約連和因襲殺之據其城遂定江表十餘州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立乃上書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司空蔣元超尚書左僕射殷莘左丞徐令言右丞劉子翼選部侍郎李百藥爲掾後聞侗被廢高祖武德二年稱梁王建元爲延康易隋官儀頗用陳氏故事法興自意南方諸城可跋而平專事威戮下有細過卽誅之繇是將士攜解俄遣子倫救陳稜擊李子通反爲所敗子通乘鋒度江破京口使將蔣元超戰慶亭大敗死之法興懼棄城與左右數百投吳郡賊聞人遂安遂安遣將葉孝辯迎之法

興中悔將殺孝辯趨會稽爲所覺懼自沉於江起義寧至武德凡三年滅

李子通沂州丞人少貧以漁獵爲生居其鄉見斑白負戴必代之家有餘則以
賙人而喜報仇隋大業末長白山賊左才相自號博山公子通依之以武力雄
其間鄉人有陷賊者子通專經護之方是時羣盜暴忍獨子通仁愛歸者遂多
不半歲有徒萬人才相畏忌子通乃引衆度淮與杜伏威合爲隋將來整所破
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大業十一年僭號楚王宇文化及殺煬帝以右禦
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已而稜降高祖授以總管卽守其郡子通攻稜稜窮
乞師於沈法興杜伏威自將屯清流法興遣子綸屯楊子間數十里子通
納言毛文深請募吳人詐爲法興兵夜襲伏威二人遂交惡無敢先戰者子通
得悉力取江都遂據之稜奔而免子通僭卽皇帝位國號吳建元明政齊賊樂
伯通先爲化及守丹陽卽以衆萬餘降之子通用爲尚書左僕射又敗法興兵
遂取晉陵以法興所署掾李百藥爲內史侍郎典文檄尚書左丞殷莘爲太常
卿司禮樂繇是江南士人多歸之會伏威命輔公祐拔丹陽進屯溧水子通戰

敗糧且盡棄江都保京口伏威盡得其地俄東走太湖裒散兵二萬人復張襲法興吳郡破之據餘杭東舉會稽南距嶺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武德四年伏威遣將王雄誕討子通戰蘇州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傳城子通窮乃降伏威受之并樂伯通送京師高祖薄其罪賜宅一區田五頃賚子頗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語伯通曰東南未靖而伏威來我故兵多在江外若收之可建大功遂皆亡及藍田爲關吏所獲並伏誅方子通等僭威時復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亦竊名號於淮楚間

朱粲亳州城父人初爲縣史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亡命去爲盜號可達寨賊自稱迦樓羅王衆十萬度淮屠景陵汎陽轉剽山南所至殘戮無遺嘵僭號楚帝建元爲昌達攻拔南陽義寧末與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戰寇軍大敗收餘衆復振至二十萬粲所克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燔廬聚毀城郭不務稼穡專以劫爲資於是人大餓死者係路其軍亦匱乃掠小兒蒸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第使佗國有人我卹無儲哉勒所部略婦人孺兒

分烹之又稅諸城細弱以益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謫南陽
粲初引爲賓客後盡食兩家俄而諸城懼皆逃散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瓊起兵
攻粲旁郡響赴戰淮源粲大敗挈殘士奔菊潭遣使乞降高祖以前御史大夫
段確假散騎常侍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膾人多矣若爲味粲曰噉嗜酒人正似
糟豚確憤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噬人乎粲懼收確于坐并從者數十
悉饗之以饗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斬洛水上士庶
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

林士弘饒州鄱陽人隋季與鄉人操師乞起爲盜師乞自號元興王建元天成
大業十二年據豫章以士弘爲大將軍隋遣治書侍御史劉子翊討賊射殺師
乞而士弘收其衆復戰彭蠡子翊敗死之遂大振衆十餘萬據虔州自號南越
王俄僭號楚稱皇帝建元爲太平侍御史鄭大節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黨
王戎爲司空臨川廬陵南康宜春豪傑皆殺隋守令以附北盡江南番禺悉
有之後蕭銑以舟師破豫章士弘獨有南昌虔循潮之地銑敗其亡卒稍歸之

復振趙郡王孝恭招慰降循潮二州武德五年士弘弟鄱陽王藥師以兵二萬圍循州總管楊世略破斬之士弘請降王戎亦獻南昌地詔戎爲南昌州總管士弘復遁保安城山誘潰亡謀復亂袁人相聚應之爲張善安所察以兵赴討會士弘死其黨乃解

張善安兗州方與人年十七亡命爲盜轉掠淮南會孟讓敗得其散卒八百襲破廬江郡依林士弘不見信憾之反襲士弘焚其郛去保南康蕭銑取豫章遣將蘇胡兒守之善安奪其地據以歸國授洪州總管武德六年反輔公祐以爲西南道大行臺善安掠孫州執總管王戎襲殺黃州總管周法明會李大亮兵至爲開曉禍福答曰善安初不反爲部下詐誤降今易耳恐不免奈何大亮曰總管定降吾固不疑因獨入其陣與善安握手語乃大喜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引入命壯士執之騎皆驚引去悉兵來戰大亮諭以善安自歸無庸鬪其黨罵曰總管賣我遂潰送善安京師稱不與公祐謀高祖赦之公祐破得其書遂伏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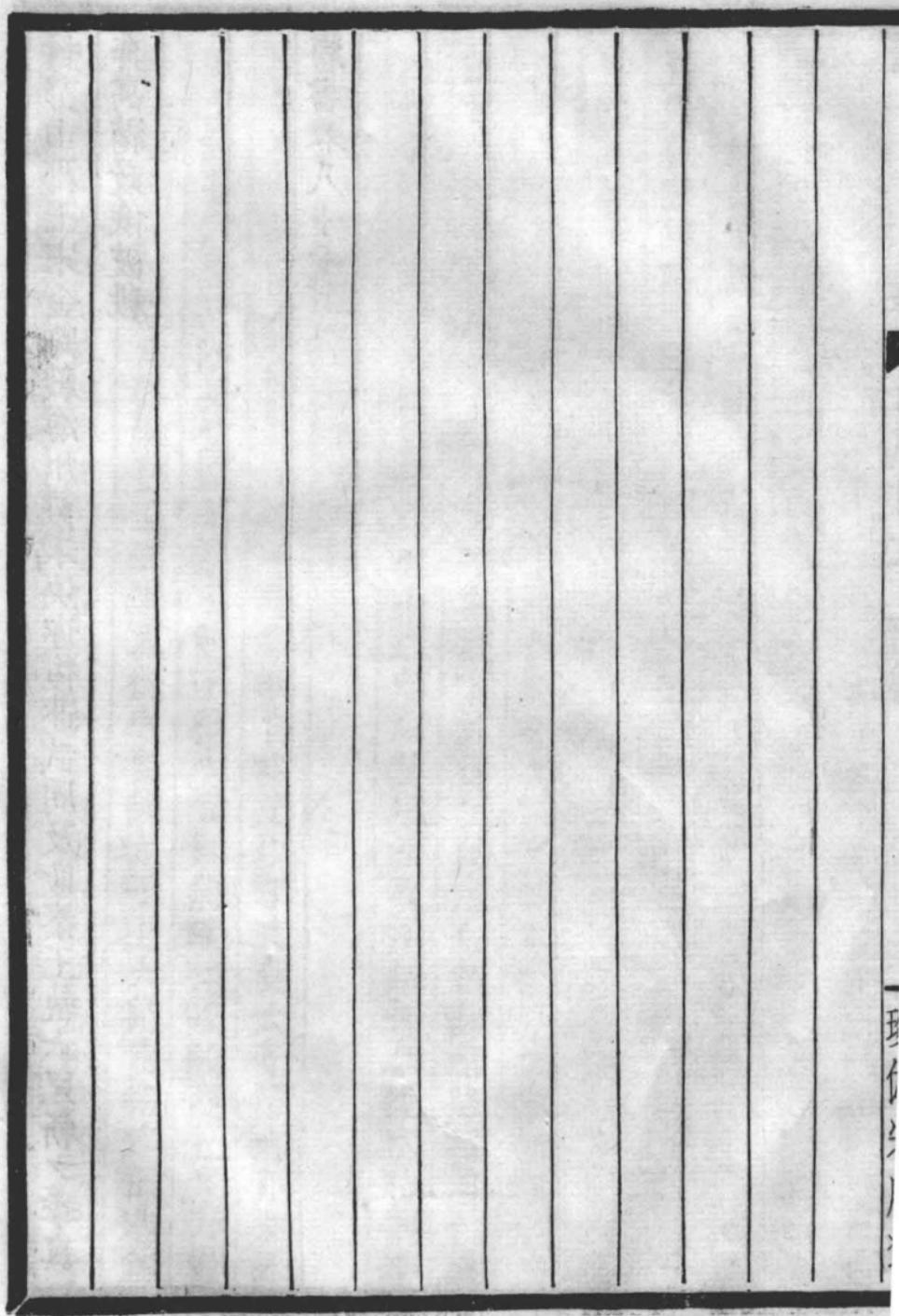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爲郡豪姓仕隋鷹揚府郎將大業末罷歸結徒起爲盜殺
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相聯兵突厥與隋將張世隆戰敗之因略定雕陰弘
化延安自爲梁國僭皇帝位祭天於城南坎地瘞玉得印以爲瑞建元永隆始
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鹽
川郡武德二年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又與突厥千騎營野猪嶺延州總管
段德操勒兵不戰師都氣懈遣兵進擊戰酣德操自以輕騎出其旁乘之師都
大潰逐北二百里俘馘甚衆未幾以步騎五千入寇德操又盡屠其軍降堡將
張舉劉旻師都懼遣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隋亡中國裂爲四五勢均力
弱皆爭附突厥今唐滅劉武周國益大兵方四出師都將朝夕亡然次亦及突
厥願可汗如魏孝文兵引而南師都請爲鄉道處羅納之令莫賀咄設入五原
泥步設與師都趨延州處羅自攻太原突利可汗與奚曹契丹靺鞨緣幽州道
合竇建德自滻口會晉絳已而處羅死兵不出又爲德操所破六年其將賀遂
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東城師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於突

厥頡利頡利以勁兵萬騎赴之先是稽胡大帥劉企成以衆赴師都因讒見殺其下疑懼乃多叛師都日益蹙遂往朝頡利教使南略故突厥盜邊無寧歲遂窺渭橋後突厥政亂大宗以師都寢危乃諭以書使歸不從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略之獲生口縱以爲間君臣離撓出輕騎蹂其稼城中飢虛又天狗墮其城辛獠兒李正寶馮端皆其健將謀執師都降不果正寶挺身歸貞觀二年旻蘭表可取狀詔柴紹薛萬均併力令旻以勁卒直據朔方東城頡利來援會大雪羊馬死紹逆戰破之進屯城下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降擢洛仁爲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自起至滅十二年以其地爲夏州始師都據郡時劉季真郭子和者亦俱起子和自有傳

劉季真離石胡人父龍兒大業十年舉兵自稱王以季真爲太子第六兒爲永安王鋒甚銳將軍潘長文連年擊不能下後虎賁郎將梁德破殺龍兒衆乃散唐兵起六兒復聚爲盜附劉武周季真從之自號太子王六兒爲拓定王迭爲邊害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合兵討之季真降詔以爲石州總管賜姓李

封彭山郡王宋金剛戰滄州勢未決遂復連武周及敗秦王執六兒斬之季真
奔高滿政俄被殺

唐書卷八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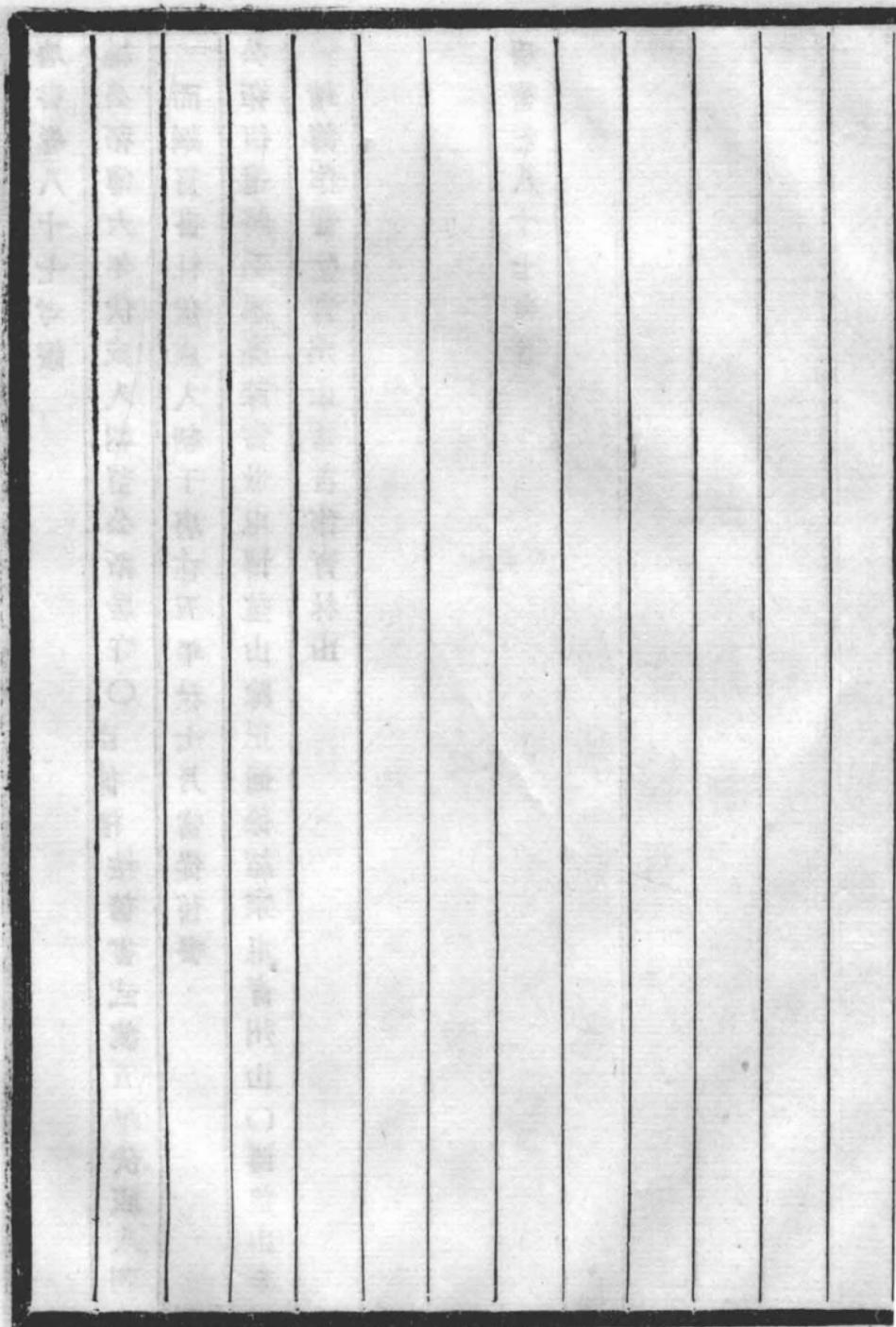


唐書卷八十七考證

輔公祏傳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祏居守○臣德潛按舊書武德五年伏威入朝而綱目書杜伏威入朝于唐在五年秋七月當從舊書

公祏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青州山○博望山李靖傳作當塗青州山舊書作青林山

唐書卷八十七考證



唐書卷八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三

劉裴

劉文靜字肇仁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仕隋戰死贈上儀同三司文靜以死難子襲儀同倜儻有器略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吒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高祖爲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大祖之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咤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剝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拘拘相憂者世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爲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兵填河洛盜賊蜉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頡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礪大呼則四

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
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
正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於是介寂
以交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被劾王遣文靜謀共說曰公據嫌
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尙不爲計乎晉陽兵精馬彊
宮庫饒豐大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賢豪並興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
誅暴除亂乃受單使囚乎唐公私可會得釋而止王教文靜僞爲詔發太原西
河雁門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期歲盡集涿郡以伐遼絲是人心愁
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讖聞天下
尙可怙恃以待禍哉又脅寂曰公爲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
懼乃勸起兵秦王卽委文靜長孫順德等募士聲討劉武周文靜與寂作符敕
發宮監庫物佐軍興會王威高君雅猜貳文靜與劉政會爲急變書詣留守告
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靜進曰有密牒言反者公目威等省牒政會

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唯唐公得觀公驚曰詎有是乎讀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詬曰反人欲殺我耳文靜叱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公乃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爲司馬文靜勸改旗幟彰特興又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嗣以授後主故大亂唐公國近戚懼毀王室起兵黜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卽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鬪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通兵尙數萬欲引而東文靜命將追執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轉大丞相府司馬進光祿大夫魯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羣下言尙稱名帝坐嚴尊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無嫌薛舉寇涇州以元帥府長史與司馬殷開山出戰大敗奔還京師坐除名與討仁果平之復爵邑授民部尙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鎮長春宮

文靜自以材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會家數有怪文起憂召巫夜被髮銜刀爲禳厭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貲臣官賞等衆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怪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爲後憂帝遂殺之年五十二文起亦死籍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貞觀二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魯國公詔尚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幼孤兄鞠之年十四補郡主簿及長偉容貌涉知書傳隋開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爲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

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至蒲酒通晝夜秦王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厚善乃出私錢數百萬餉龍山令高斌廉俾與寂博陽不勝寂得進多大喜日滋昵太宗以情告之許諾寂嘗以宮人侍唐公恐事發誅間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盜徧天下城闕外卽戰場雖徇小節猶不脫死若舉義師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公然所計兵起寂進宮女五百米九百萬斛雜綵五百段鎧四十萬首大將軍府建爲長史下臨汾封聞喜縣公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傑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掎其後猶豫未決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渡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羣盜處處屯結疑力相杖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彊何向不克通自守賊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邑三百戶隋帝禪位公固讓寂開陳符命以勸又督太常具儀撰日唐公卽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右僕射

賜服玩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臥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守將數困寂請行授晉州道行軍總管討賊以便宜決事賊將宋金剛據介州寂屯度索原賊據水上流寂徙屯爲賊所搏兵大潰死亡略盡寂晝夜馳抵平陽鎮戍皆沒上書謝罪高祖薄其過下詔慰諭俾留撫河東寂無它材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齧焚積聚人益惴駭思亂夏人呂崇茂殺其令反爲賊守寂攻之復爲所敗召還帝責讓良久以屬吏俄釋之遇待如初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哉所以訊吏欲天下人信公不反耳詔三貴妃齎玉食寶器宴其家經宿去帝嘗從容夸語曰前王多興細微間闢行陣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舊族世姻姪帝室一呼倡義不三月有天下公復華胄職宦光顯非劉季亭長蕭曹刀筆吏比也我與公無媿焉四年改鑄錢賜一鑪得自鑄又聘其女爲趙王元景妃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委安願賜骸

骨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爾公爲宗臣我爲太上皇逍遙晚歲不亦善乎九年冊拜司空遣尚書員外郎日一人直第貞觀初太宗親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升金輅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勳无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浮屠法雅坐妖言辭連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寂請留京師帝讓曰公勳不稱位徒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之政間或弛紊職公爲之今歸掃墳墓尚何辭寂遂歸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寂惶懼不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爲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旣免官乃恚稱國家之興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我戮之非無辭議者多請貸乃放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爲主帝曰國家於寂有恩必不爾旣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會卒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臨海長公主終汴州刺史律師子承先武后時爲殿中監酷吏殺之始高祖論太原首功詔尚書令秦王尚書左僕射裴寂納言劉文靜怒二死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

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夔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恕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又定功臣封戶時文靜已死乃自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總四十三人寂戶千五百長孫无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戶千三百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戶千二百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戶千李勣劉弘基戶九百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戶七百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戶六百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憚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戶四百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戶三百寂等三十人已見於傳自趙文恪等十八人功不甚顯然參附義始事班班見當世今次第其名總出左方云

趙文恪并州人爲隋鷹揚府司馬義兵起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擢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中國經大亂馬耗會突厥講和詔文恪至并州與齊王誘市邊馬

以備軍劉武周寇太原屬城盡沒李仲文守浩州兵力孤絕齊王使文恪率步騎千餘助守會太原陷遂棄城遁詔下獄死

李思行趙州人避仇太原唐公將起使覲詗長安還具論機策以贊大議授左三統軍從破霍邑平京師擢累嘉州刺史樂安郡公卒贈洪州都督謚曰襄
李高遷岐州人客太原唐公引致左右執高君雅等有功以右三統軍從下霍
邑圍長安力戰遷左武衛大將軍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寇馬邑高
滿政請救詔高遷督兵助守賊盛乃夜斬關走所將皆沒坐除名徙邊後歷資
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

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爲秦州刺史朝邑縣公寶誼游太學受書業不
進去爲左翊衛以積勞遷鷹揚郎將領府兵從高祖督盜太原及起兵授左統
軍下西河霍邑以多爵累永安縣公歷右武衛大將軍劉武周使黃子英數盜
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逐之伏發寶誼爲賊執俄亡
歸與裴寂拒宋金剛戰汾州兵合寂棄軍走寶誼復爲所禽帝聞爲泣下曰彼

烈士必不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果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
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迎其柩贈左衛大將軍幽州總管謚曰剛子協字壽善
篆籀歷燕然都護夏州都督封成紀縣侯謚曰威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曰天輔德人與能乘機不發
後必蹈悔隋政不綱天下搖亂公姓名已著謠籲今擊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
苟無奇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英俊爲天下倡帝王業也公奇之顧倚親密兵起
授右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真定郡公卒弟洛仁亦從起晉陽錄功至冠軍
大將軍卒贈代州都督謚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宋州虞城人始事王世充爲親將洛陽平當誅秦王壯其才釋不死引
爲左親衛建成之釁師立參奉密議後與尉遲敬德龐卿憲李孟嘗等九人錄
功拜左衛率遷左驍衛將軍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有告師立姓在符讖欲反
者太宗謂曰人言卿將反果乎師立對曰臣爲隋官不過六品材駑下不敢希
富貴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顧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東帛召入

臥內慰勉羅藝反京師震駭詔師立檢校右武侯大將軍勒兵備非常藝平有司劾黨與師立坐與善除名尋以藩邸舊檢校岐州都督上書請討吐谷渾未報卽遣使間諭部落多降附者列其地爲開橋二州又黨項酋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倚險自守亦遣說下之詔赤辭爲西戎州都督師立以母喪解岐人表留遂不得赴哀時河西黨項破丑氏嘗苦邊又阻新附師立討之軍未至破丑懼遁去師立窮追之抵卹于真山而還又戰吐谷渾於小莫門川破之轉始州刺史卒謚曰肅

劉義節并州人隋大業末補晉陽鄉長富於財裴寂薦之唐公又與王威高君雅游然於唐公爲最厚兵將起威君雅疑之義節刺知其情得先事禽威等從平京師爲鴻臚卿時傾府庫爲軍賞帑財大乏義節曰今京師屯兵多樵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爲薪以易布帛歲數十萬可致又請軸舒藏內見繒取差尺補雜費得十餘萬段調度遂給遷大府封葛國公義節本名世龍或言世龍子名鳳昌父子非人臣兆高祖不聽更賜今名貞觀初轉少府監坐貴入賈人珠及

故出署永罪廢為民徙嶺南終欽州別駕從子思禮武后時為箕州刺史少學
相人於張懷藏懷藏謂思禮歷刺史位至太師萬歲通天二年授箕州益喜以
為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
龍氣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陰約君臣思禮因以術眩衆見者必曰當
三品使嗜進者充望然後云綦連耀且受命公等皆因之事敗武懿宗按之陰
弛思禮禁使多逮引思禮冀自脫悉引素相忤者將刑猶不寤與衆人斬於市
其知名者如李元素孫元亨石抱忠王勵勵兄勔路敬淳等三十餘族竄逐千
餘人

錢九隴字永業湖州長城人父文彊爲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敗彭城入隋以
罪沒爲奴故九隴事唐公善騎射常備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戰
薛仁果劉武周擢累爲右武衛將軍從平洛陽佐皇太子建成討劉黑闥魏州
力戰破賊以功最封郇國公以本官爲苑游將軍貞觀初爲眉州刺史改巢國
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安州人以罪爲奴從唐公平長安授左監門將軍從秦王積戰多封營國公數賜黃金雜物後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命討之爲左驍衛將軍又從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仗以勳減死後爲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公太宗征遼以興忠謹副房玄齡留守京師檢校右武侯將軍卒贈左武侯大將軍洪州都督倍葬獻陵

公孫武達京兆櫟陽人以豪俠稱爲隋驍果兵與武達至長春宮上謁從秦王討劉武周苦戰功多累遷秦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爲肅州刺史突厥騎數千輜重萬餘入寇謀南趨吐谷渾武達以精兵二千人與戰虜稍却復殊死鬪薄之張掖河潛命上流度兵虜已半濟乃兩岸夾擊斬溺略盡璽書勞之遷左監門將軍鹽州突厥叛詔武達趨靈州追及賊賊方度河乃據南涯陣武達擊之斬其帥可邏拔扈進封東萊郡公終右武衛大將軍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壯

龐卿惲并州人從討隱太子有功拜右驍衛將軍邾國公卒追改濮國子同善唐

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仕至太子賓客

張長遜京兆櫟陽人精馳射在隋爲里長以平陳功擢上開府累遷五原郡通
守遭亂附突厥突厥號爲割利特勒義兵起以郡降卽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
徙封范陽時梁師都薛舉請突厥兵南度河長遜矯作詔與莫賀咄設以伐其
謀會唐使亦至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詔右武侯驃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
汗至豐州而始畢死詔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出塞勞
之且若專致賄賜者虜引還授總管改楊國公及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
錦袍金甲或譖長遜居豐久恐與突厥爲脣齒乃請入朝授右武侯將軍徙息
國公加賜宮人綵千段屬有疾高祖親問之後竇軻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以長
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總管政以惠稱貞觀十一年卒

張平高綏州人爲隋鷹揚府校尉戍太原遂預謀議從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領
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爲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追封羅國
贈潭州都督

李安遠夏州人父徹隋上柱國雲州刺史世爲將家以財雄安遠少無檢與博徒游至破產晚乃折節嚮書從士大夫苟勝己必傾心交之襲爵城陽公與王珪最善珪坐王頗得罪當流安遠爲營護免後補正平令兵起攻絳州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拒唐公素與安遠善及拔絳撫慰其家引與同食授右翊衛統軍正平縣公後從破突厥通進上柱國右武衛大將軍數從秦王征討積功累封至廣德郡公奉使吐谷渾安遠與約和吐谷渾乃請爲互市邊場利之隱太子將亂陰使誘動安遠介無貳志秦王益親重貞觀初嘗命統邏騎都下督盜賊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皆以幹用顯然急刻少恩由是損名卒贈涼州都督諡曰安追封遂安郡公

馬三寶性敏儉事柴紹爲家僮紹尚平陽公主高祖兵起紹間道走太原三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說賊何潘仁與連和潘仁入謁以百兵爲主衛三寶自稱總管撫接羣盜兵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寶左光祿大夫秦王至竹林宮三寶以兵詣軍門謁遂從平京師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從平

薛仁果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以功封新興縣
男後高祖幸司竹園顧謂曰汝與兵處邪衛青大不惡貞觀初拜左驍衛大將
軍進爵爲公卒謚曰忠

李孟嘗趙州人終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

元仲文洛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

秦行師并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清水郡公

贊曰應龍之翔雲霧滃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
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
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串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靜先
被躁望誅寂後坐妖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云

唐書卷八十八考證

李高遷傳後歷資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舊書資州作陵州涼州作梁州
錢九隴傳湖州長城人○舊書作晉陵人

唐書卷八十八考證

故鄉歸後更入○舊書尚有
張夢得集種豆記亦存其集
中○舊書尚有

唐書卷八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四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延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減論擢左武衛將軍莊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煬帝卽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驗視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述共破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

內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篩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築京觀於上郡南山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賊多士無鬪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敢負帝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唯文靜一壁獨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靜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疲乃傳餐食文靜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還擊其背三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尙爲之感奮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斬之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旣行而

顯和來降文靜遣竇琮段志玄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
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
諸君皆家關西何爲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
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人臣
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行軍元
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
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
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
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
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及竇建德來援
賊秦王分麾下半以屬通俾與齊王圍洛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
右僕射鎮東都數歲召爲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建成之變復檢
校行臺僕射馳鎮洛貞觀初行臺廢爲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

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永徽中贈司空二子壽謚壽襲爵
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謚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卹其家終瀛州刺史謚
子仲翔神龍中復守瀛州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太
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
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
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閱爲朝散大夫劉
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滄等州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
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
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
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慄敢今執之
猜貳已結不卽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
見臥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

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
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
智略獲排稍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速邪賜金
銀一篋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
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
德乘隋帝廄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
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
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
又破徐圓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四一車辭曰
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
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
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
士刺之敬德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

巢計曰急敬德與長孫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
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
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卽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无忌曰王不從敬德
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
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尙何
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
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卽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玄
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人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
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
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
爲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
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尙雜鬪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
外始定王爲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爲惡

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賜絹萬疋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候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嬉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飭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

粉爲方士術延年其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緜水人爲王世充洧州長史與刺史崔樞挈城歸天子授檢校鄒州別駕累遷右武候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隱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銳甚公謹獨閉關拒之以功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實封一千戶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爲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方霜旱稟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疎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

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進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十三年追改鄴國公永徽中加贈荊州都督子大素龍朔中歷東臺舍人兼脩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子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等共註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爲普州刺史終橫州司馬子悌仕玄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脩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兒帳內母喪護兒遣使襚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邪俄從通守張須陀擊賊廬明月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陀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去須陀曰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

士襲其營且有利誰爲吾行者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
伏莽間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蹤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
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卽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
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從須陀擊李密滎陽
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
密與宇文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濱死追兵至獨叔寶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充
署龍驤大將軍與程競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呴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因
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來降高
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
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
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
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
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

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无忌司空河間王孝恭司空萊國公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輔國大將軍襄國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國公開山荊州都督譙國公紹荊州都督邳國公順德潞州都督鄭國公亮吏部尚書陳國公君集左驍衛大將軍鄴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節禮部尚書永興郡公世南戶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戶部尚書莒國公儉兵部尚書英國公勳并叔寶並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畫凌煙閣者凡七人徵士廉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鑒隋戎州刺史與高祖善

嘗偕典軍衛故儉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儉爽邁少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變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庭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豈可幾然喪亂方剝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爲公思之及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定京師爲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致討儉以使適至軍會孝基等爲武周所虜儉亦見禽始懷恩屯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會俱在賊中君實私語儉曰獨孤尚書將舉兵圖大事猶豫不發故及此所謂當斷不斷而受亂者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蒲君實曰獨孤拔難歸再戍河上寧其王者不死乎儉恐必亂密遣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讓至帝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餘黨皆誅俄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幽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

大使許以便宜盡簿懷恩貲產賜儉還爲禮部尚書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莒國公仍爲遂州都督食綿州六百戶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韻利可取乎對曰衡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款韻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歲餘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詔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居官不事事與賓客縱酒爲樂坐小法貶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襄少子觀爲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以其子晙娶太平公主女擢累殿中監晙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誅

儉弟憲憲字茂彝仕隋爲東宮左勳衛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馳獵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太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

大夫

裔孫次字文編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爲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爲副使德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錄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爲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

子扶字雲翔仕歷屯田郎中大和五年爲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中書舍人出爲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時議蚩

薄之

扶弟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大和中爲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伏悰語塞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爲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

子彥謙字茂業多通技藝尤工爲詩負才無所屈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榮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爲副歷晉絳二州刺史重榮軍亂彥謙貶興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亮表爲判官遷副使終閬壁二州刺史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仕隋爲太原司法書佐從義師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姿質偉岸少無賴數犯法大業末從父客太原以票果諸惡少年畏之爲秦王所識高祖與以千人從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下霍邑絳郡攻永豐倉摧鋒最歷左光祿大夫從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爲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賊衆亂軍乘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躡獲於稠桑以多授樂游府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爲賊禽兩騎夾持其鬚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尾

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都遷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納秦王卽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寶封九百戶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逗遛免未幾復職文德皇后之葬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改封襄國公歷鎮軍大將軍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感左衛郎將及卒帝哭之慟贈輔國大將軍楊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

壯肅三世孫文昌

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爲齷齪小行節度使裴胄禮之胄採古今禮要爲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後依劍南節度韋臯臯表爲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再遷左補闕憲宗數欲親用頗爲韋貫之奇詆偃蹇不得進貫之罷引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爲承旨穆宗卽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踰

年自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素諳蜀利病大抵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羣蠻震服長慶二年黔中蠻叛觀察使崔元略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卽引還彭濮蠻大酋蹉祿來請立石刊誓脩貢獻入遷兵部尚書文宗立拜御史大夫進封鄒平郡公俄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節度淮南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徙帥荆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慰讓卽日解而去復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先墓在荊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其非少羈寢所向少諧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

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彊記多奇篇祕籍侍父于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儼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擢累尚書郎爲吉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酉陽書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諱哉投幾之會間不容穢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唐書卷八十九

唐書卷八十九考證

張公謹傳卒官下年四十九○舊書卒官年三十九

唐儉傳字茂約○監本誤作茂系今從舊書及昭陵從臣碑改正

段志玄傳三世孫文昌○臣德潛按文昌憲宗時人命改作平淮西碑者必非

三世

文昌子成式爲吉州刺史○舊書作江州刺史

唐書卷八十九考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德宗建中四年夏四月丙子朔癸未

李納奏請以朱泚爲節度使○賀若弼等奏

朱泚反樹立無道女后○朱泚等奏文宣帝

御人命效忠平亂西歸奉母

母命欲取死滅○夏本奏請殺朱泚

賈昌黎等奏殺朱泚

朱泚將士皆降○朱泚等奏殺朱泚

朱泚將士皆降○朱泚等奏殺朱泚

朱泚將士皆降○朱泚等奏殺朱泚

朱泚將士皆降○朱泚等奏殺朱泚

朱泚將士皆降○朱泚等奏殺朱泚

朱泚將士皆降○朱泚等奏殺朱泚

唐書卷九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五

二 劉殷 許程 柴任丘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少以蔭補隋右勳侍大業末從征遼貲乏行反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諷吏捕繫歲餘以贖論因亡命盜馬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又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間至臥內兵將舉弘基募士得二千人王威等鯁大事弘基與長孫順德伏閣後麾左右執之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棄馬投塹弘基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蒲引兵先濟河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命殷開山副之西徇扶風衆至六萬南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尙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悅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入總管軍皆沒唯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爲賊拘帝以臨難不屈

優護其家仁果平乃克歸官之如初劉武周犯太原弘基屯平陽復陷賊俄自拔歸授左一總管從秦王屯柏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賊銳甚弘基堅壁儲男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從擊劉黑闥還除秉鉞將軍會突厥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自豳北東拒子午嶺西抵臨涇築障遮虜貞觀初李孝常等謀反坐與交除名爲民歲餘起爲易州刺史復封爵召授衛尉卿改封夔國以老乞骸爲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職事太宗征遼召爲前軍大總管戰駐蹕山有功累加封戶至千一百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襄始弘基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卽不賢守此可以脫飢凍餘悉散之親黨子仁實襲封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世居江南祖不害仕陳爲司農卿陳亡徙京兆爲鄆人開山涉書工爲尺牘爲隋大谷長高祖兵起召補大將軍掾從攻西河爲渭北道元帥長史時關輔羣盜騖力自張不相君命開山招慰皆下與劉弘基屯故城

破衛文昇之兵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以吏部侍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臥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枵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墻爲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爲民頃之從平仁果復爵位兼陝東道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從討王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征劉黑闥道病卒王哭之慟詔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謚曰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民部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廷永徽中加贈司空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以兵隸高祖麾下王威等旣貳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爲急變書告其反時募士已集乃執威等囚之然後舉兵政會功也大將軍府建爲戶曹參軍遷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懼服會劉武周寇并州晉陽豪傑舉應之政會爲武周所擒每密表賊形勢旣平復官爵歷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轉洪州都督

卒太宗手詔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功葬宜異等於是贈民部尚書謚曰襄從追
徙渝國子玄意襲爵尚南平公主高宗時爲汝州刺史次子奇長壽中爲天官
侍郎薦張鷟司馬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
何見謝聞者皆竦後爲酷吏陷被誅

七世孫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宣歙王凝辟轉運巡官崔安潛帥許及劍南崇
望兄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爲才安潛入爲吏部尚書崇望又以員外郎主南曹
選事清辦僖宗幸山南王重榮怨宦豎不肯率職時高選使者卽河中鑄諭使
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旣至陳君臣大義動之重榮順服請誅朱玫自
效使還稱旨擢翰林學士昭宗卽位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濬伐
太原崇望固執不可濬果敗代爲門下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將楊守信反夜陳
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遷旦舍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
軍也不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

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繫其力進尚書左僕射朱全忠謀取徐
泗表請以大臣代時溥乃授崇望武寧軍節度使溥拒命崇望還爲太常卿會
王珂王珙爭河中詔以崔胤爲節度使珂李克用壻也太原邸吏薛志勤曰崔
公鎮河中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最善光德崇望所居坊也後李茂貞王行瑜
入誅執政坐是貶昭州司馬行瑜誅克用直其冤召爲吏部尚書會王溥以吏
部輔政徙兵部王建欲并東川詔崇望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濂知留後崇望乃還爲兵部尚書卒贈司空

兄崇龜字子長擢進士仕累華要終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
宅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而覺乘船亡吏跡賈捕効得約女狀而不
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羣
宰卽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
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
但寫荔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旣沒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損

弟崇魯字郊文亦第進士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僖宗避難山南爲嗣襄王煴史館脩撰得不誅景福中以水部郎中知制誥雅與崔昭緯善帝以韋昭度李磢輔政而昭緯外倚邠岐兵爲援以久其權於是天子厚禮磢昭緯懼見奪共謀沮之及磢墨麻出崇魯輒掠麻大哭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憐人爲宰相磢以楊復恭西門重遂得近職奈何用之前日杜讓能羞戮未刷尙忍蹈覆轍乎磢由是不得相磢亦劾奏其姦因自陳爲山南楊守亮詆毀不容與復恭交私又言崇望爲宰相使親吏日夕謁左軍與復恭相親厚純巾慘帶不入禁門崇魯向殿哭厭詛天祚殆人之殃且其父坐賄飲藥死崇魯身爲朱玫史官作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沒階趨廢制度自崇魯始其相誓讐俚淺稽校讐市人然崇龜始聞哭麻恚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王行瑜崔昭緯相繼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水部員外郎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法光在隋爲楚州刺史元皇帝爲安州總管紹時爲兒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

十萬開倉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越王侗後王世充
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
生舊以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擢其子智仁爲溫
州刺史銑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走之銑將陳普環具大艦遡江與開州賊蕭
闔提略巴蜀紹遣智仁及婿張玄靖據李弘節追戰西陵覆其兵禽普環悉獲
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荆門城峙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
智仁等攻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境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爲賊剽者
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遺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郡王
孝恭等伐銑復詔督兵圖荊州會病卒于軍帝爲流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智
仁初以勳授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次子圍師

圍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
朔中爲左丞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圍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
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圍師掩不奏爲人所摘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

作威福乎圉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彊兵重鎮嫚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慊無兵邪敬宗因是劾抵遂免官久之爲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賊者圉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脩飾更爲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簡陪葬泰陵紹初爵譙國公以子智仁自有封故詔孫力士襲之終洛州長史

子欽寂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爲隴山軍討擊副使戰崇州敗爲虜所禽方圍安東脅令說屬城未下者欽寂呼安東都護裴玄珪曰賊朝夕當滅幸謹守賊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謚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爲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葬

欽寂弟欽明以軍功擢左玉鈴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鹽山郡公出爲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粱米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領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其寢者遂見害兄弟死王事世名

其忠

程知節本名巖濟州東阿人善馬稍隋末所在盜起知節聚衆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而密料士八千隸四驃騎分左右以自衛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驃騎之一恩遇隆特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邙單雄信以外騎營偃師世充襲雄信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中流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重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後密敗爲世充所獲惡其爲人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搴旗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隱太子譖之出爲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右衛率尋遷右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改封盧國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胡人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賀魯因遠遁軍還坐免未幾起爲岐州刺史致仕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亮尚清河公

主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冀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旣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毅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還白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祿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卽位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討以多進封霍國公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党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兩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一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加鎮軍大將軍徙譙國旣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荊州都督謚曰襄二子哲威令武哲威

爲左屯衛將軍襲封坐弟謀反免死流邵州起爲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衛州刺史襄陽郡公與房遺愛謀反貶嵐州刺史自殺公主亦賜死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父七寶陳將忠之弟爲陳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盡以州務屬瓌陳亡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輔之勇不從以地降隋瓌棄官去仁壽中調韓城尉未幾罷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高祖之晉陽留隱太子託之義師起瓌至龍門請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羣沸吾以外戚據重任不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武處兵精馬彊今率之將厭國難公將家子智算練達論吾此舉其濟乎瓌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與之息肩公天付神武仗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跋踵而待擁義師迎衆欲何不濟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爲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邵

陽徇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步騎六千趣梁山以壞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閩外事與任壞籌之既而賊孫華白玄度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壞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戍永豐倉高祖卽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新安壞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王東討壞從至邙山主水運餉軍關東平爲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以徐州降壞壞至宋州會徐圓朗反副使柳濬勸退保汴壞笑曰公何怯老將居邊久自當有計俄而賊陷楚丘將圍虞城壞遣崔樞張公謹自鄢陵領諸州豪質子百餘守之濬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質子父兄皆反奈何令保城壞不答樞至則分質子與土人合隊賊近質子稍叛樞卽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是皆賊子弟安可與守乎樞因聽諸隊殺質子梟首門外壞陽怒曰去者遺招慰何乃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縣殺賊子爲怨已大人今自爲戰矣圓朗攻虞城不能拔賊平遷徐州總管仍爲大使輔公

祐反詔以兵自楊子津濟江討之公祐平拜邢州都督遷陝州壞弟璨爲隱太子典膳監太子廢璨得罪壞亦左授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壞歷職有功然補吏多爲親故人私至負勢賊請壞知不甚禁遏世以此譏之壞卒時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壞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郿少重氣俠閑弓馬長乃折節自將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爲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歷資梁蒲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漢王諒反使卒衣婦人衣襲取蒲州和挺身免坐廢爲民字文述有寵和傾心附納俄以發武陵公元胄罪復拜代州刺史煬帝北巡和饋獻精腆至朔州而刺史楊廓無所進帝不悅述盛稱和美帝用爲博陵太守詔廓就視和爲式後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愈喜由是所過競爲珍侈獻自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得其心遷天水郡守入爲左禦衛將軍大業末海南苦吏侵數怨畔帝以和所莅稱淳良而黃門侍郎裴矩亦薦之遂拜交趾太守撫接盡情荒懾安之煬帝崩而

和未知於是鴻臚卿寧長真舉鬱林附蕭銑馮益舉珠崖番禺附林士弘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西諸國數遺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和富埒王者銑聞利之命長真以南粵蠻俚攻交趾和遣長史高士廉率兵擊走之郡爲樹石勒其功會隋驍果自江都來乃審隋亡和卽陳款歸國而嶺嶠閉岨乃權附銑銑平遂得歸詔李道裕卽授和交州大總管爵譚國公和遣士廉奉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興引入臥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除左武候大將軍和時已老以稷州其故鄉也令爲刺史以自養尋除特進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謚曰襄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爲知名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羣盜不敢窺境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竇璡堅守賊食盡無所掠衆稍散歸行恭行恭遣其僕說賊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負糧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衆曰若皆豪傑也何謂事奴乎使天下號曰奴賊衆皆伏曰願改事公行

恭乃率其衆與師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遷左一府
驃騎錫勞甚厚隱太子誅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兄爭葬所生母廢爲
民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進右武候將軍高宗立遷大將軍冀陝二州
刺史致仕卒年八十贈荊州刺史謚曰襄陪葬昭陵行恭所守嚴烈僚吏畏之
數坐事免太宗思其功不踰時輒復官初從討王世充戰邙山太宗欲嘗賊虛
實與數十騎衝出陣後多所殺傷而限長隄與諸騎相失唯行恭從賊騎追及
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己馬進太宗步
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爲人馬象拔箭狀立昭陵
闕前以旌武功云子神勳見酷吏傳

贊曰帝王之將興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土有一概皆填然躍而附
之若棖椽梁柱以成大室义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
禮法自完賢矣哉

唐書卷九十

唐書卷九十考證

邱和傳貞觀十二年卒○舊書作十一年

唐書卷九十考證

增補卷之十一

增補卷之十一

增補卷之十一

唐書卷九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六

溫皇甫二李姜崔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爲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初爲東宮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會天下亂不復仕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祕畫多所嘉納王卽位轉禮部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謚曰孝永徽五年

贈尚書右僕射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內史省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爲中書舍人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肯對囚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衆訟牒滿廷時譏其煩碎復爲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爲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二彥博性周慎旣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

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棋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帝命有司爲構寢贈特進謚曰恭陪葬昭陵子振挺振歷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挺尚子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大有字彥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舉兵引爲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將行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經略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宅職帝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贈鴻臚卿謚曰敬初顏氏溫氏在隋最盛思魯與大雅俱事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游秦大有典校祕閣顏以學業優而溫以職位顯於唐云

大雅四世孫信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爲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薛嵩薦之朝授太常丞一謝嵩卽去屏處郊野世雅其高節子造字簡輿姿表瑰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爲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

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糜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建
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相撼逐主帥自立
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往說濟佐其必建封彊署
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
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馳入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
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
爲諫官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祿爲太
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
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觀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爲我行喻意毋多讓因賜緋衣
至范陽總橐鞬郊迎造爲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繇是籍所部九州入
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頃之李景儉
利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笏冠示外廡不聽夏州節度使李

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
日膽落於溫御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太和三年內昭德寺火延
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
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効曰臺繫賊恐
人緣以構姦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蠡姚合二十直自贖宰相効造
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造性剛急人或忤己雖貴
勢亦以氣出其上遭遇左補闕李虞憲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
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
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
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
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
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造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

南曹僞官九十人主史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

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爲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
宜從事帝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道戍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
矣許之命神策將董仲質河中將溫德彝邵楊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將衛志
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爲前
軍旣入前軍呵護諸門造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
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主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
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卽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
階立拔劍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
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漢江監軍楊叔元
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爲恨
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萬縑賞其兵入爲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東都留守
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
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

兄邈弟遜邈長慶太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遜嘗爲邑宰解印綬去造子

璋

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陰平吏盜官物而焚其帑璋刺得其情擢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廬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之以璋爲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觀察使擢武寧節度使銀刀軍驕橫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相率逐璋詔徙邠寧節度歷京兆尹璋素彊幹鉏宿弊豪右帽服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餘人璋與劉瞻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生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彥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胄裴誠令狐滈等蒲飲狎昵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爲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絰方鎮淮南廷筠怨居中時不爲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

其齒訴於綯綯爲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綯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徧見公卿言爲吏誣染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罷楊收疾之遂廢卒本名岐字飛卿

弟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卽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訃至果然時五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無逸平輿侯而贈誕杜國弘義郡公無逸歷清陽太守治爲天下最再遷右武衛將軍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簒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取由是獲

免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
尚書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
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儉人也誣告無逸爲母故
陰交世充帝判其詐斬希仁遣給事中李公昌馳諭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
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協因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溫彥博按之
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毀但以正直爲佞人憎爾無逸頓
首謝帝曰卿無負何所謝拜民部尚書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宅境常按部宿民家鐙
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
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
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
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謚良

李襲志字重光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爲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

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喪乃與士民縗素三日臨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讎恥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爲吾法也欲斬說者衆諫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絕爲銑所陷爲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玄嗣召之襲志約嶺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帝復以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弟並豫宗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趙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進柱國封始安郡公江州都督後討輔公祏爲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大夫汾州刺史致仕卒輔盜蠻聚襲志請以兵據永豐倉發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陰世師輔代王守京師也三

唐書卷九十一
列傳
六
中華書局聚
捕賊世師不從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
郡公伐王世充也拜潞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委
典運以饟東軍累擢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
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爲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盡地利
民多歸本召爲大府卿爲人嚴慤以威肅聞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稟隨多少散
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寢乏然負
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
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憾杖
殺番禾丞劉武當死廢爲民流泉州卒

姜蕃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爲晉陽長高祖在太原蕃前識之謂所親曰隋政
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
軍府建引爲司功參軍從平霍邑絳郡兵遂度河蕃部勒一夕濟高祖歎其略
進平長安除相國胄曹參軍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蕃山西豪望詔安撫隴

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緯光有神器暮老矣恐先朝
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納乃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薛舉與戰
軌敗召募還朝爲員外散騎常侍後仁果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
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募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
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
督謚曰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籞以幹力稱
多所賚賞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趨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
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卽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爲
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
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璽
書慰勞還爲金城郡公賜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宜
輕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鄜國公謚曰襄

陪葬昭陵子簡嗣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祈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瀆啓侈端勸帝斥之帝賴其彊濟不斥也子柔遠美姿容敷奏詳辯武后時至左鷹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內供奉子咬晦

咬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咬識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卽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臥內陪燕私詔許捨敬坐與妃嬪連榻閒擊毬鬪雞呼之不名也賜宮女廄馬及宅珍物前後不勝計帝在殿廷翫一嘉樹咬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將誅竇懷貞等咬與密議以功進殿中監楚國公食封四百戶議者譏短咬任遇太過帝以其藩邸舊思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殿中監楚國公咬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嘗游長楊鄂杜間咬于時奉侍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儲副朕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遺嗣號王邕等鞠問咬一意保護罔或貳言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投咬炎荒中宗特詔貶潤州長史專以忠力戴朕謂

天且有命故履危蹈讐而無變焉朕旣卽位又參誅姦臣將厚以光寵每所撫
遜造膝匪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皆未及識皎之功何
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且否當其悔
則必滅乃宗泰至于亨則所酬未補豈流言之聽而厚德之忘哉苟謀始有之
圖終可也尋遷太常卿監脩國史弟晦又爲吏部侍郎有權寵宋璟以爲非久
安策請抑損之開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使自娛久之復爲祕書監十年坐洩
禁中語爲嗣濮王嶠所劾敕中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中書令張嘉貞
陰希其意傳致皎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州道病死年五十親厚坐謫死者數
人世以爲冤時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爲人所譏詆帝後思皎舊勳令遞柩還
以禮葬之存問其家追贈澤州刺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
戶爲祠享費子慶初

慶初生方卒帝許尚主後淪謫二十餘年天寶初皎甥李林甫爲宰相爲帝言
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十載尚新平公主新平故嘗歸裴玲玲卒乃降慶初主

慧淑閑文墨帝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脩植建陵詔爲之使誤毀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誅裴玲子倣亦削官主幽禁中大曆十年薨故事太常職奉陵廟開元末濮陽王徹爲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天寶中張垍以主壻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歿又以陵廟歸宗正云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爲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徇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湖州率得馬三千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廄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拜改兵部滿歲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爲姦前領選者周棘扈藩檢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爲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賊賊路塞而流品有敘衆乃伏咬被放晦亦左除宗正卿貶春州司馬徙海州刺史卒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祖顥爲魏散騎侍郎善爲巧于曆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爲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中遷樓煩司戶書佐高祖爲太守尤禮接善爲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累擢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嘔嘲曰曲如鉤例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傳仁均撰戊寅曆李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爲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貞觀初爲陝州刺史時議戶猥地狹者徙寬鄉善爲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寶遠非經通計詔可歷大理司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初天下旣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李嗣真字承胄趙州柏人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州司功參軍賀蘭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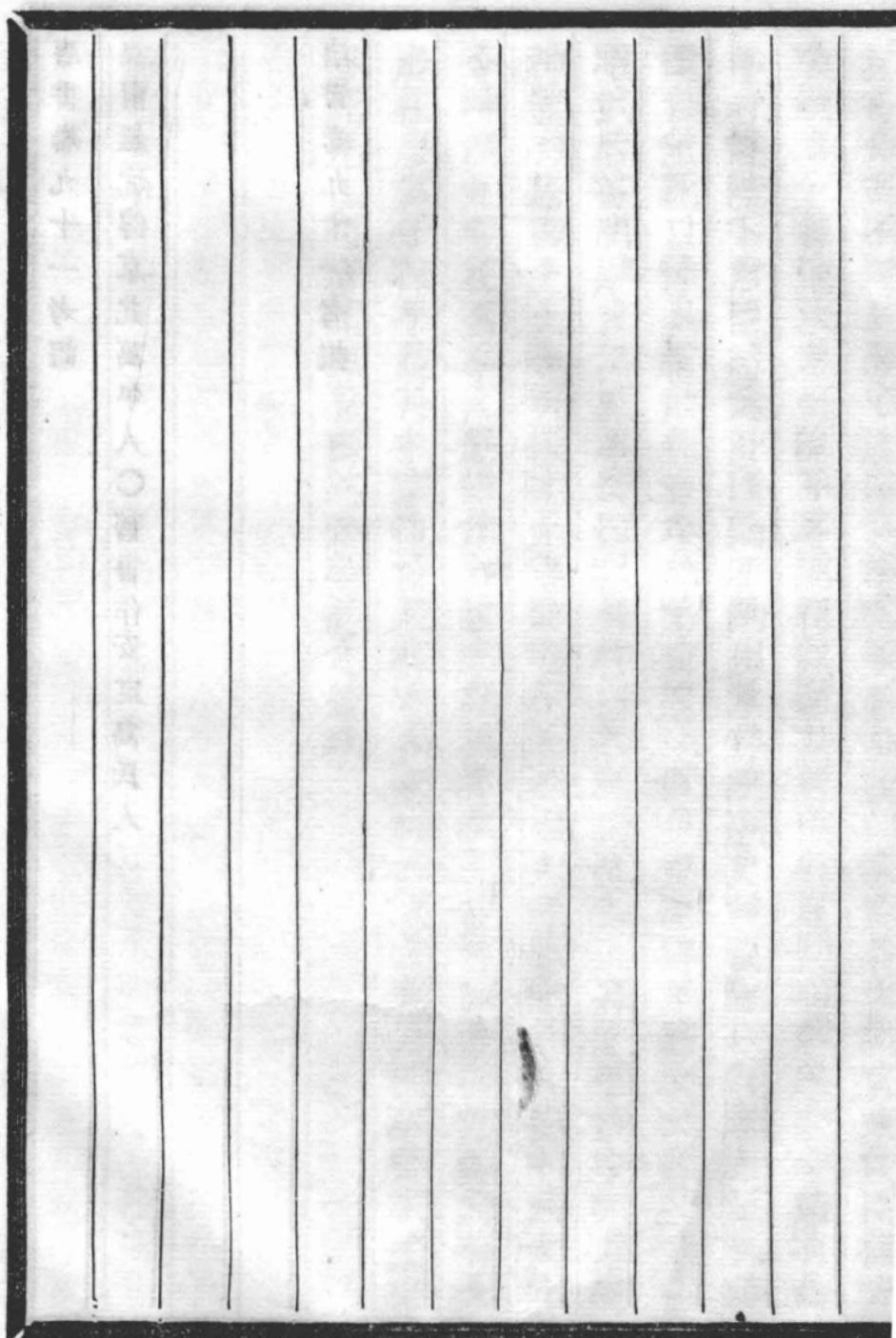
之脩謹東臺表嗣真直弘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爲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成不淹頃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真不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真獨免調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閣於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概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概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堂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歛黃鐘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嘗引工展器於廷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軍閻玄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祕書郎殷仲容書時以爲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王後

詔可命巡撫河東薦宋溫瑾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職皆至顯官來俊臣獄方
熾嗣真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亡今殆有如
平者謀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得
還自筮死日豫具棺斂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謚曰
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神龍初贈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爲太樂
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
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
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唐書卷九十一考證

皇甫無逸傳京兆萬年人○舊書作安定烏氏人

唐書卷九十一考證



唐書卷九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七

杜闕王李苑羅王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祏約刎頸交公祏數盜姑
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爲盜時年十六伏威狡謫多算每剽
劫衆用其策皆效嘗營護諸盜出爲導入爲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爲主隋大業
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
衆鈔暴伏威遣公祏脅諭曰天下共苦隋豪傑相與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
若合以爲彊則無事隋矣公能爲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卽以衆下
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僞北誘顥墮葭榛澤中順風縱
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
將十人操牛酒謁勒公祏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召酋首高會伏

威突斬破陣衆眙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祐兵亦至遂并其衆至
數萬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將來整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祐
財有衆數百亡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軍煬帝
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
軍稜果悉兵至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
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攜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
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高郵引兵渡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
縣皆下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苦每攻取
必先登戰罷閱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
自奮戰無完敵宇文化及以爲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始進用士
人繕利兵械薄賦斂除殉葬法民姦若盜及吏受賊雖輕皆殺無赦上表越王
侗侗以爲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
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以

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嶺東至於海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兗伏威懼乃入朝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初公祏反矯伏威令以給衆趙郡王孝恭旣平公祏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沒入家產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冤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閼稜王雄誕知名

閼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陌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將軍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不舉遺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祏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耶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祏破稜功多然頗自伐公祏被禽乃誣與己謀又

伏威王雄誕及稜貲產在丹陽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
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彊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
初伏威渡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
中裒嘯散亡又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負伏
威走雄誕總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
脫闕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祐擊子
通以雄誕稜爲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祐乘勝追之反爲所擠士皆走壁雄誕曰
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祐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
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
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
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歟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
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鬪輒走壁華來攻壁

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曉禍福遂安卽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祐將反患其異己縱反間陽言得伏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質直信之乃歸臥疾公祐奪其兵遣西門君儀諭計雄誕始悔寤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師當謹守藩奈何爲族夷事雄誕雖死誼不從公祐遂縊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爲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世果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肆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爲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肆賊高祖移檄招之士貴卽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畫游耳進封號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冀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

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業末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下斬之開倉賑窮乏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爲太公以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爲質始畢可汗冊子和爲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徙廊國公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伺突厥虛實陰以章聞爲虜邏騎所獲處羅可汗怒囚子升於是子和危畏舉部南徙詔內延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姓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婺州刺史徙襄國公顯慶初轉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趨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束甲深入無踵軍有失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璋守

朔州引衆內侵未幾敗泣曰廢君言乃至此卽與共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
璋爲大行臺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
遣使招之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滿政勸君
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
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總管封
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恆安其部皆中國人
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鄣虜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
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衆攜不卽決
恐衿肘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卽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恆安
人郭子威曰恆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彊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
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
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
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亡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

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羅藝字子延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剛復不仁勇攻
戰善用槊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饟北
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頻爲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
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廩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留守
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卻之勇常冠軍爲諸將忌畏
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
卽豈安人彊衆意邪士皆怨旣還郡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
命藝卽發庫貲賜戰士倉粟給窮人境內大悅殺異己者渤海太守唐禕等威
動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嵩
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
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爲煬帝發喪三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
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

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
歸詔封燕王賜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
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
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洛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
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痕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
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卽位進開
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反詭言閱武兵旣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豳治中趙
慈皓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謀誅
藝藝覺執慈皓岌居外卽攻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
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時爲利州都督亦及誅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
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詔取致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母天
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旣敗與李皆

斬

唐

書

卷九十二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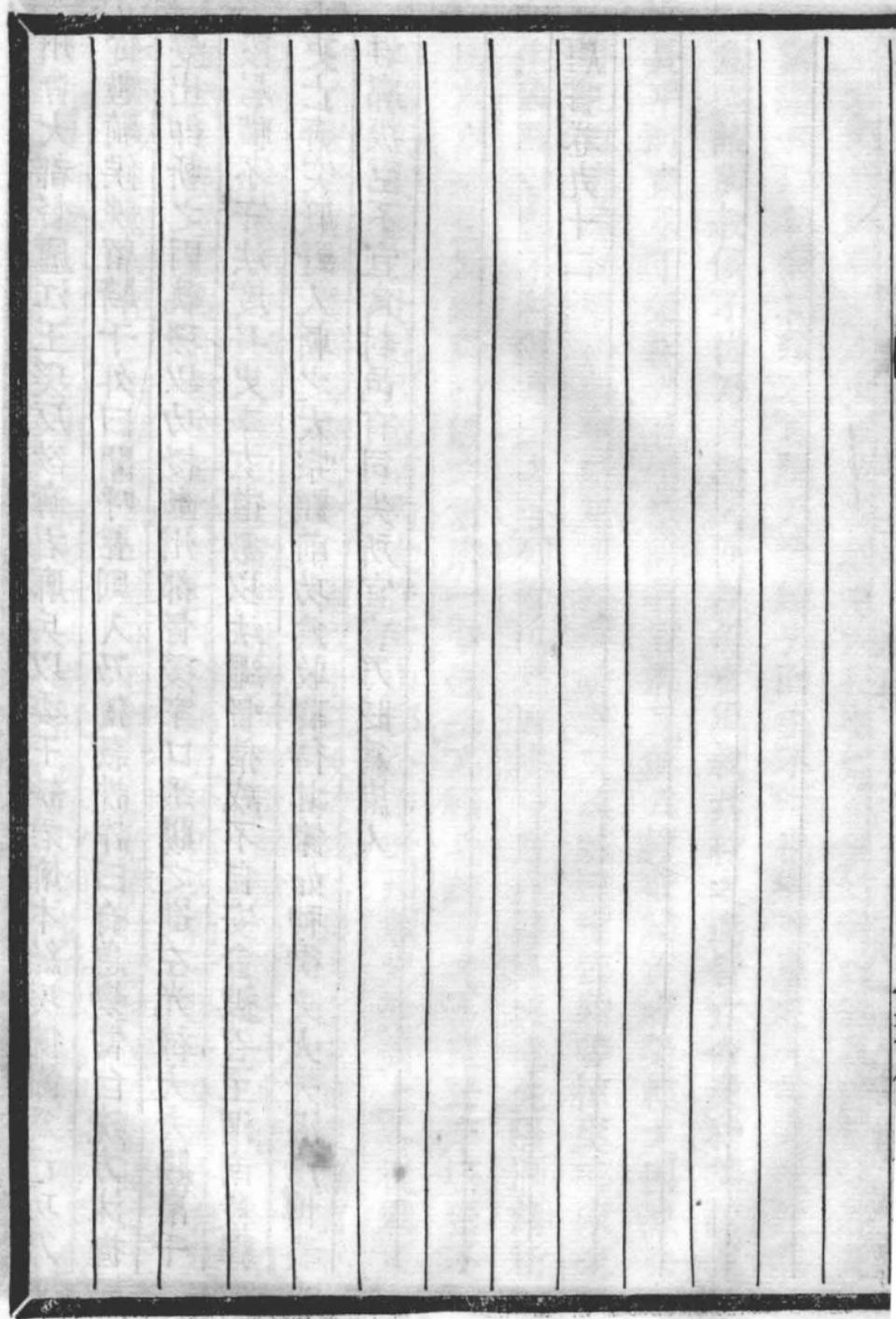
五

中華書局聚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爲駟僕無行善盜嘗負竹筍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縉者以筍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縉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爲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爲謬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仗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爲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別下轡轅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糧道緣氏沈米艘三十枕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遏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

州會大都督廬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詵君廓本給瑗使亂爲己功乃從數騎候詵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詵詐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卽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祿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自安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爲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司失所宜言乃貶爲庶人

唐書卷九十二



唐書卷九十二考證

杜伏威傳○臣德潛按舊書伏威與輔公祏並列均入竊據例也然伏威既歸順則爲唐臣矣故新書於寇畔中祗列公祏而杜伏威閻稜王雄誕三人另敘入唐臣中

李子和傳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舊書作建元正平

唐書卷九十二考證

卷之三

唐書卷九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八

二李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尙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輕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郤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失利

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
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銳十策有詔拜靖
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
潦濤瀨漲惡銳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
神今士始集銳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
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銳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
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
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
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卽率輕兵五千爲先
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銳大懼
檄召江南兵不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銳將拒
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籍以拒師本
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

荆而南堅城劇屯歐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
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益等皆以子弟來
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
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
變風卽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懼服輔公祐據
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
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
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
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祐所自將
亦銳卒也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
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
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
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尙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

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尙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
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迺銑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入
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大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
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刑部尙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
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尙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
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
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碛口進封代國公
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出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尙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
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
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
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齋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
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
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

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
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
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
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
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
一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
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
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
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千段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
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
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
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甑生五總管
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

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
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絲鹽澤道後期靖簿責
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
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
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
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
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
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
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子德譽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
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
弟客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
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鳥鵠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
年九十贈幽州都督

孫令問玄宗爲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卽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
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
畋自娛厚奉養侈飲食至躬視割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與蔬
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連婚貶撫州別駕卒

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
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
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
以木爲管弢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
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利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觿算囊
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摸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
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
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之間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

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
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勸與浚儀王伯當
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勸右武候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
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勸說密曰天
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勸與郝
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
密使勸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勸爲地道出鬪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
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勸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
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欲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
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
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
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勸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
使示密反狀勸請收葬詔從之勸爲密服縗絰葬訖乃釋俄爲竇建德所陷質

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輶告捷于廟蓋亦自洛州與裴矩入朝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詔勣爲河南大總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也遣勣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祏平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碛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齋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碛勣前屯碛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爲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

子爲縣公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勳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爲詹事勳旣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鑿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勳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勳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

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帝東封泰山爲封禪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賙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諡貞武給祕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鞬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古城西北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臥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

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爲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療其須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勲且老雖欲數進粥尙幾何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沒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卽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就醫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勲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爲阜頂白紗裙中列十偶人它不

得以從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
尸矣乃不復語弼等遵焉勣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勣後配享
高宗廟廷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
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勣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
業敬猷

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
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黟令長安主
簿駱賓王貶臨海丞敬猷自整厔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旣廢
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
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
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卽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
酋卽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
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

領揚州大都督以子奇爲左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令
韋知止爲英公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前監庫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
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
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左玉鈴衛大將軍李孝
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冢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
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
公旣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
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
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桀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
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
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
今敬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也武后又使黑齒常
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

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烏集噪敬業營上監軍
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
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弱
者在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
都悉焚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遺山江
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勣官封屬
籍葺完塋冢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聞固守踰
月城陷敬業責曰廬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
助宜卽姓武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楊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
尚書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皆擢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
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
哲人何以尚茲勳之節見於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爲也至以老臣輔

少主會房惟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勸乃私己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唐書卷九十三

唐書卷九十三考證

李靖傳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舊書劾靖者爲溫彥博

靖五代孫彥芳○舊書今問孫芳

李勣傳將輕騎兵六千擊度設青山○舊書作帥輕騎三千

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沈炳震曰按本傳翟讓起兵勣年十七往從之讓之
起兵在煬帝大業十二年丙子從丙子逆推之勣生于文帝開皇二十年從
開皇二十年至高宗總章二年恰七十年則非八十六可知舊書年七十六
亦不合也

唐書卷九十三考證

等語傳爲上所遺

也今傳

謂其二十至三十歲之半者八十世矣。其子十六
歲而生大業十二年丙子癸未丁亥大業壬午年生
大業丁午年八十六。○光武更始本傳陳蕃大業甲子年生
大業癸卯年二月癸卯朔日庚午晦朔大業丙子年生
大業己卯年六月癸卯朔日庚午晦朔大業丙子年生
大業己卯年六月癸卯朔日庚午晦朔大業丙子年生

大業己卯年六月癸卯朔日庚午晦朔大業丙子年生

字徵歌號良大夫諱諱共事余南○舊書據諱音傳

與唐書合

唐書卷九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九

侯張薛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擢累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預謀隱太子尤力王卽位，拜左衛將軍，進封潞國公。邑千戶。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爲磧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齋，架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會詔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羣。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

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感襲位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龔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智感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還初君集配沒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人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尙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鉄鍼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

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
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
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
不問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繫居快快不平會張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謬激
說曰何爲見排亮曰公排我尙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
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
獨相語而無左驗奈何祕不發待君集如初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
怨望因其壻賀蘭楚石爲千牛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
爲殿下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毋輕入承乾納
之然君集常畏謀洩忽忽不自安或中夕驚吒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爲爾若
有所負宜自歸首領尙可全不從承乾事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自臨問
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羣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
忍寘諸法將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

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爲將破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畎畝志趣奇譎雖外敦厚而內不情隋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從之未甚甄識時軍中有謀叛去者亮輒以告密愛其誠乃署驃騎將軍隸李勣勣以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檢校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方盛棄城遁房玄齡以亮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爲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左右千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桀以備變齊王告亮反高祖以屬吏詰訊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卽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夫進封鄆國公食益州戶

五百歷幽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徙鄖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爲政多伺察發
擿隱微示神明抑疆恤弱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侯君集已誅
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罪當
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
挺失據趨出亮爲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
公之請童免死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詔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
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爲踞胡
牀直視無所言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于軍士奮擊因破賊及
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初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李妬悍私通歌兒養爲子名慎
幾亮子顓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事亮爲相州假子公孫節
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穎者
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穎內曉卽稱亮臥若龍
當大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公孫常者節兄也亮謂

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案之亮讞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亮養子五百將何爲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當亮誅帝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爲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爲涿郡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竇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卽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譙乘之俘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

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俄爲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青海璽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俟君集擊高昌麌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潞國公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勳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歎第萬徹萬淑萬備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太子誅萬徹督宮兵戰玄武門譖而趨秦府衆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亡之南山秦王數使貸諭乃出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突厥頡利可汗以功

授統軍進爵郡公歷右衛將軍蒲州刺史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磧南率數百騎爲先鋒繞擊陣後虜顧見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爲縣侯改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加駙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卽大敗矣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綠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孫虜皆震恐遂傳泊汋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有上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讓最而已卽爲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壘而內懷不平罪當誅因詔除籍徙邊會赦還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効死安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顧監刑者曰亟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絕萬淑亦以戰功顯歷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暢武道行軍總管

萬備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以尙輦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
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槊創甚爲賊所窘萬
備單馬進救何力獲免仕至左衛將軍在武德貞觀時又有盛彥師盧祖尙劉
世讓劉蘭李君羨等頗以功力顯而皆不終附于左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俠隋大業末爲澄城長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
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
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爲也殆不可
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爲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卽引
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
笑曰賊趨洛州何爲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
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授武
衛將軍鎮熊州討王世充也彥師與萬寶軍伊闕絕山南路世充平爲宋州總
管始彥師入關世充以陳寶遇爲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彥師因事殺

之又殺平生所惡數十家州人震駭皆重足立徐圓朗反詔爲安撫大使戰敗爲賊所執圓朗待之厚令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母勿以我爲念圓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圓朗平彥師得還高祖以罪誅之

盧祖尙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不入境宇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爲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尙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爲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尙頓首奉詔旣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旣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

從何以爲天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爲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漳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衆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拒薛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沒於賊舉令至城下給說使降世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於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墵世讓密遣寶閑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陝東道行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呂崇茂於夏縣軍敗爲賊所囚聞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息可士歸白發之世讓逃還高祖方濟河幸懷恩營驚曰世讓之來天也因封爲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母喪免起爲檢校并州總管竇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洛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鴈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完拒鄭元璹先使可汗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邪久之虜引去元璹還具道

其忠賜良馬金帶裏邑王神符鎮并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授廣州總管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爲地耳如使勇將屯崞城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使者乃使馳驛經略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爲亂帝不之察因誅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鄱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成敗事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鄉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貞觀初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方略太宗以爲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仆旗息鼓賊疑不敢迫夜引去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州刺史召爲右領軍衛將軍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摸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郤其衆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都督初長社許絢解識記

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爲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
子吾家北海也會鄂縣尉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李君羨洛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爲人率其屬歸高祖
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繪
帛從討王世充爲馬軍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
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
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候中郎
將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
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爲
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
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未幾出爲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爲妖
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冤武后亦欲自詫詔復其官爵以禮

改葬

唐

書

卷九十四

列傳

七

中華書局影印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謠讟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唐書卷九十四

唐書卷九十四考證

張亮傳會陝人常德發其謀○舊書發其事者爲常德元

唐書卷九十四考證

忠告卷之二

宋高宗御批人言極善其時○清寺藏此卷於此

清寺藏此卷於此

唐書卷九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

高竇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齊清河王岳之孫父勵樂安王入隋爲洮州刺史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皆宿臣顯重與爲忘年友繇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爲朱鷺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奉養而行會世大亂京師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司法書佐時欽州俚帥寧長真以兵侵交趾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真兵雖多縣軍遠客勢不得久城中勝兵尚可戰奈何受制於人和因命爲行軍司馬逆擊破之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與和來降於是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爲治中親重之隱太子與王隙已熾乃與長孫無

忌密計計定是日率吏卒釋凶授甲趨芳林門助戰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進侍中封義興郡公坐匿王珪奏不時上左授安州都督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爲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爲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州人地無不當者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帝伐高麗皆同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道而比聽政據案對公情所未安所司宜別設案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卽所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爲流涕卒年七十一又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卽從數百

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詔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勅尚宮以食四輦往祭帝自爲文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喪高宗卽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稿家人無見者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之是爲文德皇后及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尙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梁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櫟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爲

榮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爲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敘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敘所以然以四后姓酈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爲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爲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爲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摺紳恥焉目爲勳格義府奉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嘗尙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

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縣隔李義府爲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爲敝云士廉六子履行審行真行有名

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彊食尚東陽公主襲爵繇戶部尚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無忌左授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

真行至左衛將軍其子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誠切真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爲貶睦州刺史

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

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巽表鹽鐵轉運巡官善職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敬宗慎置侍講學士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郾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爲書成四十篇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出爲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

系興焉所以推敘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闕顯者至賣昏求財汨喪廉恥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竇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父熾在周爲上柱國入隋爲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羣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爲書癡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祕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職閑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尙何求耶威笑不答蜀王秀辟爲記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威獨免大業中累遷內史舍人數諫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內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

帝益親矚嘗引入臥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內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後寢疾帝臨問及卒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謚曰靖威性儉素家不樹產比喪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臨送

兄子軌字士則父恭仕周爲雍州牧鄼國公軌性剛果有威大業中爲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高祖起兵軌募衆千餘人迎謁長春宮帝大悅賜良馬十匹使略地渭南下永豐倉收兵五千從平京師封贊皇縣公爲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次黃欽山遇賊乘高叢射衆爲却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旣鼓士爭赴賊賊射不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赤排羌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降復鄼國舊封遷益州道行臺左僕

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州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其衆度羌必爲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軌旣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卽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爲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旣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後入朝賜坐御樓容不肅又坐對詔帝怒曰公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公斬誅略盡我隴種車騎尚不足給公因繫詔獄俄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尙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內詔懷中雲起問詔安在軌不肯示因執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是歲行臺廢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戶六百貞觀元年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爲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尙永

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軌弟琮有武幹大業末犯法亡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憾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禮接之與出入臥內琮意乃釋大將軍府建引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祿大夫封扶風郡公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敗其將桑顯和遁去琮以輕騎追獲於稠桑進兵下陝縣抵太原倉遷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款命琮總萬騎自柏崖迎之逗留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初爲右屯衛大將軍時將圖洛陽詔琮留守陝護饟道王世充將羅士信數以兵鈔絕琮使人說降之東都平檢校晉州總管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賜黃金五十斤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

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爲隋洛州總管陳國公謚曰懿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美容儀性通率涉見圖史以帝甥蚤貴入太學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襲爵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禮母卒數號絕詔宮人節哭歲餘爲岐州刺史轉幽州總

管所至以寬惠聞漢王諒反煬帝疑抗爲應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誣抗得諒書不奏按鞠無狀然坐是遂廢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爲我先耳李氏名在圖籙天所啓也高祖曰爲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連護長城聞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壻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爲樂授將作大匠兼納言尋罷爲左武候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坐坐旣退入臥內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爲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冊勳於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與焉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謚曰密子衍靜誕衍襲爵

靜字元休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亡未復不宜重困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爲鄣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卽位授

司農卿封信都縣男趙元楷爲少卿靜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慚改夏州都督突厥攜貳諸將出征者過靜靜爲陳虜中虛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又間其部落郁射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皆內附帝嘉之賜馬百匹羊千口及禽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爲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況首丘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則世爲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卒謚曰肅子達尚遂安公主襲爵

誕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豐郡公尚襄陽公主從秦王征薛舉爲元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之出爲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授右領軍大將軍進莘國公爲宗正卿太

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爲官擇人者治爲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贈工部尚書荊州刺史謚曰安

抗弟璡字之推性沈厚隋大業末爲扶風太守唐兵起以郡歸歷民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果賜錦袍尋鎮益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與皇甫無逸不協數相訴毀因請入朝至半道詔還之璡內憂恐會使者至璡引宴臥內厚餉遺無逸以聞坐免官未幾授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算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以鄆王納璡女爲妃復位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安璡有巧思工書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鍾律云

威從孫德玄隋大業中起家國學生祖照尚周文帝義陽公主封鉅鹿郡公父彥襲爵終隋西平太守兄德明師事陳留王孝逸通知文史漢王諒反遣將綦良攻黎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號令嚴整倍道擊賊破之以功擢累齊王府

屬坐事免高祖兵叩長安而宗室孝基神符道宗及竇誕趙慈景等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諫曰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祇取怨焉不如縱之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拜考功郎中從秦王擊王世充封顯武男歷常愛二州刺史卒德玄始爲高祖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舊臣自殿中少監爲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爲奉常正卿劉詳道爲司刑太常伯上官儀爲西臺侍極郝處俊爲太子左中護凡十餘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頓首謝麟德初進檢校左丞勣職約己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賚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爲使帝次濮陽問古謂帝丘德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知不爲忤衆服其量禮成進爵二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玄封鉅鹿男德遠樂安男德玄迎時取合未嘗有過然無它補益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幽州都督謚曰恭

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廁跡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

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鏗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竇宗自魏訖唐支胄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唐書卷九十五

唐書卷九十五考證

高儉傳父勵樂安王○舊書作北齊安樂王

卒年七十一○舊書作時年七十二

竇威從兄子抗卒贈司徒謚曰密○舊書作卒贈司空

唐書卷九十五考證

唐書卷九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房杜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爲子孫立長久計清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鬭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月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卽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

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卽辦文約理盡初不著橐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累進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奇譖于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爲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卽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邗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敘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當無有諱各爲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

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
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閥譖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
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
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
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
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
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然創業之不易旣往矣守文之難
方與公等慎之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而羣臣讓世襲事故罷刺
史遂爲梁國公未幾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不敢謁乃
止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尙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
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
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
下省事以母喪賜塋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

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毋輕敵
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見聽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
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尙醫臨候尙食供膳
日奏起居狀少損卽喜見于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
止上含怒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
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
束手弛辯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按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
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
十萬殘衆擊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旣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
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
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

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櫬車
抱枯骨推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
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
中國爲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
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卽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憚
尙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皇太子就省擢
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拜州都督
謚曰文昭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詔配享太
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己有
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
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
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
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

玄齡敕子弟汎掃廷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子遺直嗣

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爲右衛將軍公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婿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讓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敕長孫無忌鞫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勳免貶銅陵尉詔停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有名周隋間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

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
願保令德因補滏陽尉棄官去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
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
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
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
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爲中
郎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食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
百戶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進位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
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
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
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俸就
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
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爲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

司空謐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遺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玄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率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邪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鷙構以累貶

死嶺表

如晦弟楚客少尙奇節與叔父淹皆沒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譖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

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祖得釋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
貞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
者自近人不卹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而輔我
楚客頓首謝因擢爲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仗帝知而勞之進蒲州刺史政
有能名徙瀛州後爲魏王府長史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揣帝意薄承
乾乃爲王諧媚用事臣數言王聰睿可爲嗣人或以聞帝隱恚及王貶爵暴其
罪以如晦功免死廢于家終虔化令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
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高孝基
爲雍州司馬薦授承奉郎擢累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頗親近用事
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時封倫領選以諗房玄齡恐失之白秦王引爲
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慶州總管楊文幹反
辭連太子歸罪淹及王珪韋挺並流越巂王知其誣餉黃金三百兩及踐阼召

爲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淹建言諸司文桉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諸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以資博練帝敕東宮儀典簿最悉聽淹裁訂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贏四十人後皆知名嘗曰郅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煥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讓言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卿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因顧羣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治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曰世充復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疾帝爲臨問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始淹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亡清白名獲譏當世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卿

白名獲譏當世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卿

如晦五世孫元穎貞元末及進士第又擢宏詞數從使府辟署稍以右補闕爲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賞歎吳元濟平論書詔勤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以元穎多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安縣男自帝卽位不閱歲至宰相擅紳駭異甫再期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帝爲御安福門臨錢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斂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裒畜又給與不時戎人寒饑乃仰足蠻徼於是人人咨苦反爲蠻內覘戎備不修大和三年南詔乘虛襲戎州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戍者爲鄉導遂入成都已傳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郭殘之留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子女盡矣初元穎計迫將挺身走會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虐帥不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爲循州司馬官屬崔璜紇于泉廬并悉奪秩分逐之元穎死於貶所年六十四將終表丐贈官乞歸葬詔贈湖州刺史元穎與李德

裕善會昌初德裕當國因赦令復其官第元絳終太子賓客元絳子審權

審權字殷衡第進士辟浙西幕府舉拔萃中爲右拾遺宣宗時入翰林爲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出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龐勛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師掎角饋粟相銜王師賴濟勛破進檢校司空入爲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贈太子太師謚曰德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卽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與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杜公

子讓能字羣懿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府爲推官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又辟劉鄴牛蔚二府稍進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判度支按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遷中書舍人召爲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

部尚書封建平縣子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黃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
十餘里得遺馬褫紳爲軺乘之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從翌日孔緯
等乃至俄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爲山南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嶮澗讓能未嘗
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遺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
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恥
也帝次襄中擢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時嗣襄王煴卽僞位彊藩大
鎮附者已十八貢賦不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無它策
讓能建遣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已而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徙
封襄陽郡公官吏多汙僞署有司皆欲論死讓能以齊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
所全貸昭宗立進尚書左僕射晉國公賜鐵券累進太尉李茂貞守鳳翔自大
順後兵寢彊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
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
武定而以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分果闐州隸武定軍茂貞怨不赴鎮上章語

悖慢又詒書讓能詆責以爲助守亮爲亂抑忠臣奪己功其言醜肆京師匈懼
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答曰事出
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怨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
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健兒數百雜市人候昭緯
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輿諺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輦昭緯曰上委
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爲太尉卽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
印帝愈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
盜適去鳳翔國西門又陛下新卽位願少寬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
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朕顧奄奄度日坐觀此邪
卿爲我圖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削滌僭慢剛主威隆王室此中
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
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
有所未便它日臣蒙晁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二年以嗣

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鍛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內畏有功密語
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懿座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
曰臣固豫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涕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
參軍茂貞尙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弟彥林官御史中丞弘徽戶部
侍郎皆及誅帝痛之後贈太師子光又次子曉不復仕曉入梁貴顯于世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
餘紀綱彫弛而能興朴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
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遠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
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
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
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
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勳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
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揚己取名瞭然使

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唐書卷九十六

唐書卷九十六考證

房元齡傳帝曰元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舊書遽授緯綿州刺史

元齡次子遺直以先勳免貶銅陵尉○舊書作除名爲庶人

唐書卷九十六考證